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情史類略 第十九卷 情疑類

佛國

鬱單越國

須彌山北天下有鬱單越國，其土正方，人面亦方像，其貌少壯，如閻浮提二□許人。口齒平正，潔白無間，髮紺青色，無有塵垢，髮垂八指，齊眉而止，不長不短，若其土人起欲心時。有熟視女人而捨之去。彼女隨逐。往諸園林，若彼女人。是彼男子父母骨肉中表。不應行欲者。樹不曲蔭。各自散去；若非親者。樹則曲蔭。隨意娛樂一日、二日或至七日爾，乃捨去。立世阿毗曇論云：「北洲人不索女，不迎妻，不買不賣。若男子欲娶女時，諦瞻彼女；若女欲羨男時，亦須諦視男子。若不見視，餘女報言：『是人看汝。』即為夫妻；男不見女看，餘男報言：『是女看汝。』亦為夫妻。若自相見，便即相隨，共往別處。若多慾者，一生之中，數唯至五；其中品者，或四三，亦有脩行至死無欲。」

以下天仙

太白精（凡二條）

少昊以金德王，母曰皇娥，處璇宮而夜織，或乘桴木而晝游，經歷窮桑滄茫之浦，時有神童，容貌絕俗，稱為白帝之子，即太白之精。降乎水際，與皇娥燕戲，奏（左女右與）娟之樂，游漾忘歸。窮桑者，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，直上千尋，葉紅椹紫，萬歲一實，食之後天而老。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，以桂枝為表，結薰芽為旌，刻玉為鳩，置於表端，言鳩知四時之候，故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司至是也。」今之相風此之遺像也。帝子與皇娥並坐，撫桐峰梓瑟，皇娥倚瑟而清歌曰：

「天清地曠浩茫茫，萬象回薄化無方。浩天蕩蕩滄滄，乘游輕漾著日傍。當其何所至窮桑，心知和樂悅未央。」

俗謂遊樂之處為桑中也。《衛風》云：「期我至桑中。」蓋此類也。帝子答歌曰：

「回維八班眇難極，驅光逐影窮水域。璇宮夜靜當軒織，桐峰丈梓千尋直。伐梓作器成琴瑟，清歌流暢樂難極。滄湄海浦來棲息。」

及皇娥生少昊，號曰窮桑氏，亦曰桑邱氏。至六國時，桑邱子著陰陽書，即其餘裔也。少昊以主西方，一號金天氏，亦曰金窮氏。時有五鳳，隨方之色，集於帝庭，因曰鳳鳥氏。金鳴於山，銀湧於地，或如龜蛇之類，乍似人鬼之形，有水屈曲，亦如龍鳳之狀。有山盤紆，亦如屈龍之勢，故有龍山、龜山、鳳山之目也。亦因以為姓，末代為龍邱氏，出班固《藝文志》；蛇邱氏，出《西王母神異傳》。

秦並六國，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、衛承莊，逃入衛城少仙洞，四□六日不出。天帝怒，命五嶽搜捕。太白歸位，衛承在逃焉。梁玉清有子，名休。玉清謫於北斗下常春，其子乃配河伯驂行雨，休每至少仙洞，恥其母淫奔之所，輒回馭，故此地常少雨焉。」出《獨異志》。

天帝捕逃，亦有治家不嚴之過矣。玉清受罰，承莊終得免乎。太白歸位，首禍者獨從寬政，又何也。

織女娶女須女星

唐御史姓生，罷官，居於蒲之左邑。有子一；甥二，各姓。年皆及壯，而頑駑不學。姚日誨責，而怠游不俊。遂於條山之陽，結茅以居之，冀絕外事，得專藝學。林壑重深，囂塵不到。臨遣，姚戒之曰：「每季一試汝學，有不進，夏楚必及。」及到山中，二甥曾不開卷，但樸斲塗墍為務。姚之子稍長於二甥，獨懼責，攻書甚勤。忽一夕，於夜臨燭憑几，披書之次，覺後裾為物所牽，襟領漸下，亦不之異，徐引而襲焉。俄而復爾，如是數四。遂回視之，見一小豚，籍裘而伏，色甚潔白，光潤如玉。因以壓書界方擊之，豚聲駭而走。連呼二子，秉燭索於堂中。牖戶甚密，周視無隙，莫知所往。

明日，有蒼頭騎扣門，搯笏而入。謂三人曰：「夫人問訊，昨夜小兒無知，誤入君衣襟，殊以為慚。然君擊之過傷，今則平矣，君勿為慮。」三人懼，遜詞謝之，相視莫測其故。少頃，向來騎僅復至，兼抱持所傷之兒，並乳裸數人，衣襦皆綺紈，精麗非常。復傳夫人語云：「小兒無恙，故以相示。」通而視之，自眉至鼻端，如丹縷焉。則界方稜所擊之跡也，三子愈恐。使者及乳裸，皆甘言慰之。又云：「少頃夫人自來。」言訖而去。三子悉欲避去，惶惑未決。

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□，奔波而至。前施屏幃，茵席炳煥，香氣殊異。旋見一油壁車，青牛丹轂，其疾如風。寶馬數百，前後導從，及門下車，則夫人也。三子趨出拜。夫人微笑曰：「小兒傷不至甚，恐為君憂，故來相慰。」夫人年可三□餘。風姿閒整，亦不知何人也。問三子曰：「有室家未？」三子皆以「未」對。曰：「吾有三女，殊姿淑德，可配三君子。」三子拜謝，夫人因留不去。為三子各創一院，指顧之間，畫堂延閣，造次而具。

翌日。有輜駟至焉，賓從粲麗，逾於戚里。車服炫晃，流光照地，香滿山谷。三女自車而下，皆年□七八。夫人引三女升堂，又延三子就坐。酒肴豐衍，非世所有。三子殊不自意。夫人指三女曰：「各以配君。」三子避席拜謝。是夕合卺，夫人謂三子曰：「人所重者生也。所欲者貴也，但百日不泄於人，令君長生度世，位極人臣。」三子復拜謝。但以愚昧為憂，夫人曰：「易耳！」乃敕地上主者，令召孔宣父。須臾，孔子具冠劍而至。夫人臨階，宣父拜謁甚恭。夫人端立，微勞問之，謂曰：「吾三婿欲學。君其引之。」宣父乃命三子。指六籍篇目以示之，莫不瞭然解悟，大義悉通，咸若素習。既而宣父謝去，夫人又命周尚雲，示以玄女符、玉璣秘訣。三子又得之無遺，復坐與言，則皆文武全才，學究天人之際矣。三子相視，自覺風度夷曠，神明開爽。其後，姚使家僮饋糧至，則大駭而走。姚問其故，具對以屋宇幃帳之盛，人物豔麗之多。姚驚曰：「此必山鬼所魅也。」促召三子。三子將行，夫人戒勿洩露。縱加楚撻，亦勿言之。三子至，姚亦訝其神氣誘發，占對間雅，疑有鬼物憑焉。苦問不言，遂鞭之數□。不勝其痛，具道本末。姚乃幽之別所。姚素館一碩儒，因召而與語。儒者驚曰：「大異大異，君何用責三子乎？向使三子不泄其事，則必貴極人臣。今夕之事，其命也夫。」姚問其故。儒曰：「吾見織女、娶女、須女星皆無光。是三女星下降人間，將福三子。今泄天機，三子免禍幸矣。」

其夜，儒者引姚視三星，星無光。姚乃釋三子，遣之歸山。至則三女藐然，如不相識。夫人讓之曰：「子不用吾言，既泄天機，當於此訣。」因以湯飲三子。既飲，則昏頑如舊，一無所知。儒謂姚曰：「三女星猶在人間，亦不遠此地分。」密謂所親言其處。或云，河東張嘉真家，其後將相三代矣。

三女星降世是矣。夫人豈三星之母，小兒豈三星之弟耶？夫人是何名號，夫人之偶又是何人？能令宣尼、尚父僂奉命，真可怪也？況人間擇配，尚必才望相當。三子福分既淺，又蠢然無學，三星何取而降之？疑小說家有託而云爾。

織女（凡二條）

牽牛織女二星，隔河相望。至七夕，河影沒，常數日復見。相傳織女者，上帝之孫，勤織日夜不息。天帝哀之，使嫁牛郎。女樂之，遂罷織。帝怒，乃隔絕之，一居河東，一居河西。每年七月七夕，方許一會。會則烏鵲填橋而渡，故鵲毛至七夕盡脫，為成橋也。《列仙傳》云：「桂陽成武丁有仙道，常在人間。忽謂其弟曰：『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，諸仙悉還宮，吾向已被召，不得停，與爾別矣。』弟問曰：『織女何事渡河去？當何還？』答曰：『織女暫詣牽牛，吾復三年當還。』明日失武丁。至今云：『織女嫁牽牛。』」

又，太原郭翰，少簡貴，有清標，姿度美秀，善談論，工草隸。早孤，獨處，當盛暑，乘月臥庭中。時時有微風，稍聞香氣漸濃，翰甚怪之，仰視空中，見有人冉冉而下，直至翰前，乃一少女也。明豔絕代，光采溢目。衣玄綺之衣，曳羅縠之帔，戴翠翹鳳凰之冠。躡瓊文九章之履。侍女二人，皆有殊色，感蕩心神。翰整衣巾下牀拜謁，曰：「不意尊靈迴降，願垂德音。」女微笑曰：「吾天上織女也，久無主對。而嘉期阻曠，幽態盈懷，上帝賜命而遊人間。仰慕清風，願託神契。」翰曰：「非敢望也，益深所感。」

女為敕侍婢，淨掃室中，張湘霧丹靛之帷。施水晶玉華之簾，轉惠風之扇。宛若清秋，乃攜手升堂，解衣共寢。其襯體紅縷之衣，似小香囊，氣盈一室。有同心親腦之枕，覆一雙縷鴛文之衾。柔肌膩體，深情密態，妍豔無匹。欲曉，翰送出戶。凌雲而去。自後夜夜偕來。情好轉切，翰戲之曰：「牛郎何在？那敢獨行！」對曰：「陰陽變化，關渠何事？且河漢隔絕，不足為慮。」因撫翰心前曰：「世人不明瞻矚耳。」翰又曰：「卿既寄靈辰象，辰象之間，可得聞乎？」對曰：「人間觀見是星，其中自有宮室居處，諸仙皆游觀焉。萬物之精，各有象在天，在地成形。下人之變，必形於上也。」因為翰指列星分位，盡詳紀度。時人不悟者，翰遂洞曉之。

後將七夕，忽不復來。經數月，方至。翰問曰：「相見樂乎？」笑而對曰：「天上那比人間，正以感運當爾，非有他故也，君無相忘。」問曰：「卿來何遲？」答曰：「人中五日，彼一夕也。」又為翰致天廚，悉非世物。徐視其衣，並無縫。翰問之，謂曰：「天衣本非針線為也。」

經一年，忽於一夜，顏色淒惻，執翰手曰：「帝命有程，便當永訣。」遂嗚咽不自勝。翰驚惋曰：「尚餘幾日？」對曰：「只在今夕耳。」遂悲泣，徹曉不眠。及旦，撫抱為別。以七寶枕一枚留贈，約明年某日，當有書相聞。翰答以玉環一雙，便凌空而去，回顧招手。良久方滅，翰思之成疾，未嘗暫忘。

明年至期，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至。翰遂開緘，以青縑為紙，鉛丹為字，言詞清麗，情意重疊。末有詩二首，詩曰：

「河漢雖雲闊，三秋尚有期。情人終已矣，良會更何時。」

又曰：

「朱閣臨清漢，瓊宮御紫房。佳期空在此，只是斷人腸。」

翰以香箋答書，亦酬二詩曰：

「人世將天上，由來不可期。誰知一回顧，交作兩相思。」

又曰：

「贈枕猶香澤，啼衣尚淚痕。玉顏霄漢裡，空有往來魂。」

自此而絕。是歲，太史奏織女星無光。翰思不已，人間麗色不復措意。復以繼嗣大義須婚，強娶程氏女，殊不稱意。復以無嗣，遂成反目。翰官至侍御史而卒。

牛、女，皆星也。女若有情，牛亦不滅。安得云「陰陽變化，關渠何事」？又安得云「感運當爾，非有他故」耶？天帝以情織之故，隔絕牛郎，而他會反縱之耶？此必無之事也。小說載：董永少失母，獨養父，家貧傭力。父死無以葬，乃就主人，貸錢一萬，曰：「後若無錢還君，當以身作奴。」及葬父畢，還於路，忽遇一婦人，求為永妻。永與俱至主家，主人令永妻織絹二百匹，始放歸。乃織一月而完。主驚，遂放夫婦還。行至舊逢處，婦辭永曰：「我天之織女，緣君之孝，上帝令助償債。今期滿，欲返。」遂辭去。然則天上織女非一，不盡皆天孫矣。

《耳譚》載：福州孫昌裔，字子慶，為進士承謨子。寓京，在莊太史梅谷公宅，與太史子喬申同授經於黃岡曹孝廉孟彥。昌裔通古文辭，萬曆癸未，七月七日，感牛女之事，因戲為文通於牛女。是夜，忽暴卒。第心坎微熱，莫知其故。越三日，忽蘇。時父師皆聚哭屍傍，注目視曰：「我在此耶？頃為神妃召去，所居金屋瓊樓，綉帷具榻，侍衛皆妖麗姣好，群歌偶舞。日夕留款不絕，欲成伉儷。裔思父不從，辭歸。旁為勸解，而意彌堅。妃始為祖餞，供張絡繹，相接於道。歌姬侑觴，皆有戀別之思。醇醪遞進，未嘗絕口，不知身之作此狀也。」此出自曹孟彥口述，目擊其事，當不謬。意癡情所感，遂有邪祟託名而惑之。若真是神妃，則是夕正七夕，牛郎方在，何暇他及？

《續豔異編》載：高郵張同知里中，有王氏女，以夫貧不能娶而死，女亦自縊。張嘉其節，為言於有司，欲表其閭，未之竟也。張有僕名來儀者，年弱冠，使之運小舟。旋風大作，舟幾覆者數日。忽見空中一宮妝女子下，有二僕青衣小帽，號曰「先鋒」，一名張寶，一名王友宜。言曰：「我天仙織女也，愛汝俊少，願為夫婦。」來儀不從，欲執而鞭之，不允，乃去。明日又至，如是再三。張疑擬曰：「來儀得非因里中王氏故感怪耶？」言已，此女即傳言：「我非織女，實王氏女也，感汝家厚意，故來就汝。汝何用固辭？」張乃為文祭女子曰：「汝棄生全節，方得鄉譽。乃復自污，甘人唾罵。汝必不為，或他鬼假託汝名，汝亦不可不訴諸天曹治之，以清汝跡。」祭畢，女不復至。以此推之，則淫鬼謬託，滓穢仙真者不少矣！

《耳譚》又載：鳳陽泗州民家，有一怪自稱姓名曰牛天錫。見其家有女，竊變形為美少年。宵分月皎，窗牖小開，忽被隱入閨房，與其女百計誘狎。誑云：「身是牛郎，卿是織女，共謫人間，合為伉儷。」女輒信之，遂隆情好。明日執子婿禮，事主人甚恭。歲餘，作怪殊常，臧獲有觸忤之者，怒云：「我是汝家東牀嬌客，何得犯我？」輒欲鞭之，於是互相設計，陰召術士誦咒，用劍擊而斃之。應手有聲，縮入地。發土細驗，乃是老牛之膝骨，久埋土中，而出詐為人矣。江陰顧山民親見其事。牛郎有假，則織女亦未必真也。

杜蘭香

杜蘭香者，自稱南陽人，以建興四年春詣張碩。碩年□七，望見鈿車在門外，婢通言：「阿母所生，遣授配君。」碩前視女，年可□八九，說事邈然久遠。有婢子二人，大者萱支，小者松支。鈿車青牛上，飲食皆備。作詩曰：

「阿母處靈嶽，時游雲霄際。眾女侍羽儀，不出墉宮外。颺輪送我來，豈復恥塵穢。從我與福俱，嫌我與禍會。」

至其年八月，且來復作詩曰：

「逍遙雲霧間，呼吸發九嶷。流沙不稽路，弱水何不之。」

出薯蕷子三枚，大如雞子，云：「食此，令君不畏風波，辟寒溫。」碩食二，欲留一，不肯，令碩盡食。言：「本為君作妻，情無曠遠，以年命未合，小乖，大歲東方卯，當還求君。」見《杜蘭香別傳》。

《廣記》云：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，聞兒啼聲。四顧無人，惟三歲女子在岸側。漁父憐而舉之。□餘歲，靈顏姝瑩，忽有青童自空來，攜女而去。臨昇天，謂其父曰：「我杜蘭香也，有過，謫於人間，玄期有限，今去矣。」自後，時亦還家。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，蓋倚道者也。蘭香降之三年，授以舉形飛化之道，碩亦仙去。初降時，留玉簡、玉唾盂、火浣布以為登真之信。

《征途記》曰：張碩與杜蘭香相別，後於巴縣見一青衣云：「蘭香在白帝君所，若聞白帝野寺鐘聲隨風而來，則蘭香亦隨風而至。」際夜，果鐘聲，蘭香亦至焉。

《麗情集》云：賈知微遇曾城夫人杜蘭香，以秋雲羅帕裹丹五□粒與生，曰：「此羅是織女採玉繭織成。」後大雷雨，失帕所在。

玉卮娘子

唐玄宗時，有崔書生，於東州灑谷口居。好植名花，暮春之中，英蕊芬鬱，遠聞百步。書生每初晨，必盥漱看之。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，青衣老少數人隨後。女有殊色，所乘馬極駿。未及細視，則已過矣。

明日又過，崔生乃於花下鋪茵，致酒往迎馬首，拜曰：「某性好花木，此園無非手植。今正值香茂，頗堪流盼。女郎頻日而

過，計僕馭當疲。敢具脯醪，以俟憩息。」女不顧而過，其後青衣曰：「但具酒饌，何憂不至？」女顧叱之曰：「何敢輕與人言。」崔生明日先到別墅，又迎馬拜請。良久，一老青衣謂女曰：「馬大疲，暫歇無爽。」因自控馬，至當寢下。老青衣謂崔生曰：「君既求婚，予為媒妁，可乎？」崔生大悅，再拜跪請。青衣曰：「後□五六日，大是吉辰。君於此時，但具婚禮，並備酒肴。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，有小疾，故日往看省。向某去後，便當咨啟。期到，皆至此矣。」於是俱行，崔生即依言營備。

至期，女及姊皆到。其姊亦儀質極麗，送女歸崔生。崔母在故居，殊不知也。崔生以不告而娶，但啟以婢媵。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，因伏問几下。母曰：「有汝一子，冀得求全。今汝所納新婦，妖媚無雙。吾於土塑圖書之中，未曾見此，必狐魅之輩，傷害於汝，故致吾憂。」崔生入室，見女淚涕交下。曰：「本侍箕帚，望以終天。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，明辰即別。」崔生亦揮涕不能言。

明日，女車騎復至，崔生亦乘馬送之。入邏谷中□里，山間有一川。川中有異花珍果，不可言紀。館宇屋室，侈於王者。青衣百許迎拜曰：「無行崔郎，何必將來。」於是捧入，留崔生於門外。未幾，一青衣女傳姊言曰：「崔郎宜便絕，不合相見。然小妹曾奉周旋，亦當奉屈。」俄而召崔生入，責誚再三，辭辯清婉。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。後遂坐於中寢，對食食訖，命酒作樂。樂闋，其姊謂女曰：「須令崔郎卻回。」女出袖中白玉盒子遺生。於是，各嗚咽而別。至邏谷口，回望千巖萬壑，無有徑路。因慟哭歸家，常持玉盒子鬱鬱不樂。

忽有胡僧扣門求食，曰：「君有至寶，乞相示也。」崔生曰：「某貧士，何有是？」僧請曰：「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？貧道望氣知之。」崔生試出玉盒示僧，僧請以百萬市之。崔生問僧曰：「女郎誰耶？」曰：「君所納妻，西王母第三女，玉卮娘子也。姊亦負美名於仙都，惜君納之不久，若住得一年。君舉家不死矣。」

巫山神女

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，望高唐之觀。其上獨有雲氣，崢嶸直上，忽兮改容。須臾之間，變化無窮。王問玉曰：「此何氣也？」玉曰：「所謂朝雲者也。昔先王游高唐，晝寢，夢一婦人，自稱是巫山之女。王因幸之。去而辭曰：『妾在巫山之陽，高丘之岨，旦為朝雲，暮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』」旦朝視之，果如其言。故為立廟，號曰『朝雲』。

按《巫山志》云：「琵琶峰下女子，皆善笛。嫁時，群女子治具，吹笛唱《竹枝詞》送之。」今人所云巫峽，即琵琶峽也。上有陽雲臺，高一二百□丈，南枕長江。宋玉賦云：「游陽雲之臺，望高唐之觀。」本以寓諷，後世不察，以兒女事褻之。今廟中石刻，引《塘城記》：「瑤姬，西王母第二□三女，稱雲華夫人，助禹驅神鬼，斬石疏波有功，今封妙用真人。」廟額曰《凝真觀》。真人，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。祠正對巫山，峰巒上入霄漢，山腳直插江中。《祝史》云：「每八月□五夜，月明時，有絲竹之音往來峰頂上，猿皆群鳴，達旦方漸止。」《集仙錄》亦云：「雲華夫人，名瑤姬，王母第二□三女，西華少陰之氣也。嘗東海游還，過江上，有巫山焉。峰巒挺拔，林壑幽麗，巨石如壇，留連久之。時大禹理水，駐山下，大風卒至，崖振谷隕，不可制。因與夫人相值，拜而求助。即敕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。因命其神狂章、虞余、黃魔、大翳、庚辰、童律等，助禹斲石疏波，決塞道阨，以循其流。禹拜而謝焉。禹嘗詣之崇巘之巔，顧盼之際，化而為石。其後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，王作陽臺之宮以祀之。隔岸有神女之石，即所化也。神女壇側有竹，垂垂若簾，有槁葉飛物著壇上者，竹則因風掃之，終瑩潔不為所污。」李白感興詩云：「瑤姬天帝女，精采化朝雲。宛轉入宵夢，無心向楚君。」《襄陽耆舊傳》云：「楚襄王游雲夢，夢一婦人，名曰瑤姬，曰：『我夏帝之季女也，封於巫山之陽臺。』精魄為芝，媚而服焉，則與夢期。又一說，赤帝女姚姬，未行而卒，葬於巫山之陽，號曰『巫山之女』。」相傳不一，未知何據。

《雲溪友議》云：太尉李德裕鎮渚宮，嘗謂賓侶曰：「余偶欲賦巫山神女一詩，下句『自從一夢高唐後，可是無人勝楚王。』」夢夢齊征，巫山似欲降者，何也？」段記室成式曰：「屈平流放湘沅，椒蘭久而不芳，卒葬江魚之腹，為曠代之悲。宋玉招平之魂，明君之失，恐禍及身，遂假高唐之夢，以感襄王。非真夢也。我公作神女之詩，思神女之會，惟慮成夢，亦恐非真。」李公大慚。

《八朝窮怪錄》云：「蕭總，字彥先。自建業歸江陵，值宋廢帝元徽中，四方多亂。因游明月峽，愛其風景，遂盤桓累歲。常於峽下枕石漱流，時春向晚，忽聞林下有人呼『蕭卿』者數聲。驚顧，去坐石四□餘步，有一女把花招總。總常知此有神女，異而從之。恍然行□餘里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，侍女二□人，並神仙之質。其寢臥服玩之物，俱非世有。綉縵至曉，忽聞山鳥晨叫，巖泉韻清。出戶臨軒，將窺舊路。見煙雲正重，殘月在西。神女執總手謂曰：『妾實此山之神，上帝三百年一易，不似人間之官，來歲方終。一易之後，遂生他處。今與郎契合，亦有因也。』因脫一玉指環贈總，謂曰：『此妾嘗服玩，未曾離手，願郎穿指，慎勿忘心。』總曰：『幸見願錄，感恨徒深。執此懷中，終身是寶。』天漸明，總乃拜辭，掩涕而別。攜手出戶，已見路徑分明。總下數步，回顧宿處，宛見巫山神女之祠也。他日持玉環至建業，因話於張景山。景山驚曰：『吾嘗游巫峽，見神女乞后玉環。覺後乃告帝，帝遣使賜神女。吾親見在神女指上，今卿得之。是矣！』總，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，未行。帝崩，世祖即位，累為中書舍人。初，總為制書御史，江陵舟中，偶思神女事，悄然不樂，乃賦詩曰：『昔年巖下容，宛似成今古。徒思明月人，願濕巫山雨。』」據此，則巫山神女祠又無定神矣！殆不可曉。

又《三峽記》云：「明月峽中，有二溪東西流。宋順帝昇平二年，溪人微生亮，釣得一白魚，長三尺，投置船中，以草覆之。及歸，取烹，見一美女在草下，潔白端麗，自言：『高唐之女，偶化魚游，為君所得。』亮問曰：『既為人，能為妻否？』女曰：『冥契使然，何為不得？』遂為亮妻。後三年，忽曰：『數已足矣，請歸高唐。』亮曰：『何時復來。』答曰：『情不可忘者，有思後至。』其後一歲三四往來，不知所終。」不知高唐之女，又是何人也？

雲英

唐長慶中，有裴航秀才。因不第，游鄂渚，謁故崔相國，贈錢二□萬，因傭巨舟載於襄漢。同載有樊夫人，乃國色也。言詞問接，帷帳昵洽。航雖親切，無計會面。因賂侍妾裊煙，求達詩一章，曰：

「同為胡越猶懷想，況遇天仙隔錦屏。倘若玉京朝會去，願隨鸞鶴入青雲。」

詩往，久而無答。航數詰裊煙，煙曰：「娘子見詩，若不聞。如何？」航無計，因在道，求名醞珍果獻之。夫人乃使裊煙航相識。及褰帷，而玉瑩光寒，花明麗景，雲低鬟鬢，月淡脩眉，舉止煙霞外人，不與塵俗為偶。航再拜揖，睥睨良久。夫人曰：

「妾夫在漢南，將欲棄官，幽棲巖谷，召某一訣耳。喜與郎君同舟共濟，無以諧諧為意。」航曰：「不敢。」飲訖而歸。夫人後使裊煙持詩一章曰：

「一飲瓊漿百感生，玄霜搗盡見雲英。藍橋便是神仙窟，何必崎嶇上玉清？」

航覽之，不能達詩之旨。後更不復見，但使裊煙達寒暄而已。遂抵襄漢，與使婢挈妝奩，不告辭而去。航遍訪之，竟無蹤響。遂飾裝歸輦下，經藍橋驛側，因渴甚，遂下道求漿而飲。見茅屋三四間，低而復隘，有老嫗緝麻苧。航揖之求漿，嫗咄曰：「雲英，擊一甌漿來。」航訝之，憶樊詩有「雲英」之句，深不自會。俄於葦箔下出雙玉手捧瓷，航接飲之，真玉液也，但覺異香氤鬱，透於戶外。因還甌，遽揭箔，睹一女子，露裊瓊英，春融雪彩，臉欺膩玉，鬢若濃雲，掩面蔽身，雖紅蘭之隱幽谷，不足比其芳麗也。航驚但，植足而不能去。因白嫗曰：「某僕馬甚饑，願憩於此，當厚答謝。」嫗曰：「任郎君自便。」遂飯僕秣馬。良久，謂嫗曰：「向睹小娘子豔麗驚人，所以躊躇不捨，願納厚禮娶之，可乎？」嫗曰：「我今老病，只此女孫。昨有神仙，遺靈丹一刀圭，但須玉杵白搗之百日，方可就吞。當得後天而老君約取此女者，得玉杵白，吾當與之。其餘金帛，吾無用處。」航拜謝曰：「願以百日為期，必攜杵白至。更無他許人。」嫗曰：「然。」航恨恨而去。及至京國，殊不以舉事為意，但於坊曲喧衢，高

聲訪玉杵白，曾無影響。或遇朋友，若不相識。眾言為狂人。數月，忽遇一貨玉老翁曰：「近得號州藥鋪卞老書云：『有玉杵白貨之。』郎君懇求如此，吾當為書導達。」航愧荷珍重，果獲杵白。卞老曰：「非二百緡不可得。」航乃瀉囊，兼貨僕馬，方及其值。遂步驟獨攀而抵藍橋。昔日嫗大笑曰：「有如是信士乎？吾豈愛惜女子而不酬其勞哉？」女亦微笑曰：「雖然，更為吾搗藥百日，方議姻好。」嫗於襟帶間解藥，航即搗之，晝為夜息。夜則嫗收藥白於內室。航又聞搗藥聲，因窺之，有玉兔持杵白，而雪光輝室，可鑿毫芒。於是，航之意愈堅。如此日足，嫗持而吞之，曰：「吾當入洞而告姻戚，為裴郎具幃帳。」遂挈女入山，謂航曰：「但少留此。」逡巡，車馬僕隸迎航而往，則見一大第連雲，珠扉晃日。內有帳幄屏帷，珠翠珍玩，莫不臻至，如貴戚家焉。仙童侍女引航入帳就禮訖，航拜嫗悲泣感荷。嫗曰：「裴郎自是清冷裴真人子孫，業當出世，不足深愧老嫗也。」及引見諸賓，多神仙中人，後有仙女，鬢髻霓衣，云是妻姊。航拜訖，女曰：「裴郎不相識耶？」航曰：「昔非姻好，不省拜侍。」女曰：「不憶鄂渚同舟而抵襄漢乎？」航驚歎，懇惓陳謝。後問左右，曰：「是小娘子之姊，雲翹夫人，劉綱仙君之妻也。已是高真，為玉皇之女吏。」嫗遂遣航，將妻入玉峰洞中，餌以絳雪瓊英之丹，體性清虛，毛髮紺綠，神化自在，超為上仙。至太和中，友人盧顥遇之於藍橋驛之西，因說得道之事。遂贈藍田美玉□斤，紫府雲丹一粒，敘話永日，使達書於親愛。盧顥稽顙曰：「兄既得道，乞一言教授。」航曰：「老子曰：『虛其心，實其腹。』今之人，心愈實，何由得道？」盧子懵然。復語之曰：「心多妄想，腹漏精液，即虛實可知矣！凡人自有不死之術，但子未便可教，異日言之。」盧子知不可請，但終宴而去。後世人莫有遇者。出《傳奇》。

青童君

天水趙旭，少孤介好學。有姿貌，善清言，習黃老之道。家於廣陵，嘗獨葺幽居，惟二女奴侍側。嘗夢一女子，衣青衣，挑笑牖間。覺而異之，因祝曰：「是何靈異？願覩仙姿。」夜半，忽聞窗外切切笑聲，旭知其神，復祝之。乃言曰：「吾上界仙女也，聞君累德清素，幸同寤寐，願託清風。」旭驚喜，整衣而起，回燈拂席以延之。忽清香滿室，一女年可□四五，容範曠代。衣六銖霧縠之衣，躡五色連文之履，開簾而入。旭再拜，女笑曰：「吾天上青童，久居清禁，幽懷阻曠，位居末品，時有世念。帝罰我人間，隨我感配。以君氣質虛爽，願諧神韻。」旭曰：「蜉蝣之質，假息刻漏。不意高真，俯垂濟度，豈敢妄興俗懷。」女乃笑曰：「君宿世有道骨，名在金格。當相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，撫雲璈於碧落之中。」乃延坐，令施寢具。旭貧無可施。女笑曰：「無煩仙郎。」須臾，霧暗，食頃方收。其室中施設珍奇，非所知也。遂攜手於內。

夜深，忽聞外一女呼：「青夫人。」旭駭，問之，答曰：「同宮女子相尋，爾勿應。」乃扣柱歌曰：「月露飄飄星漢斜，獨行窈窕浮雲車。仙郎獨邀青童君，結情羅帳連心花。」歌甚長，旭唯記兩韻。謂青童君曰：「可延入否？」答曰：「此女多言，慮泄吾事於上界耳！」旭曰：「設琴瑟者，由人調之，何患乎？」乃起迎之。見一神女在空中，去地丈餘許。侍女六七人，建九明蟠龍之蓋，戴金精舞鳳之冠。長裙曳風，璀璨心目。旭再拜邀之，乃下曰：「吾嫦娥女也。聞君與青童君集會，故捕逃耳。」便入室。青童笑曰：「卿何以知吾處也。」答曰：「佳期不相告，誰過耶？」相與笑樂，旭喜悅不知所裁。

雞鳴命車，約以後期。答曰：「慎勿言之世人，吾不相棄也。」及出戶，有五雲車二乘，浮於空中。遂各登車訣別，靈風颯然凌虛而上，極目乃滅。旭不自意如此，但灑掃焚名香，絕人事以待之。隔數夕復來，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，異香從之。其所從仙女益多，歡娛日洽。為旭致行廚珍膳，皆不可識，其美殊常。每一食，經旬不饑，但覺體氣充爽。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，密受隱訣，其大抵如《抱朴子內篇》。

為旭致天樂，有仙妓飛奏箏篳而不下，謂旭曰：「君未列仙品，不合正御，故不下也。」其樂唯笙簫琴瑟，略同人間，其餘並不能識。聲韻清鏘，奏訖而雲霧霏然，已不見矣。又為旭致珍寶奇麗之物。乃曰：「此物不合令世人見，君若泄之，吾不得來也。」旭言誓重疊。

後歲餘，旭奴盜琉璃珠鬻於市。胡人酬價，逼之而相擊。官勘之，奴悉陳狀，旭都未知。其夜女至，愴然無容曰：「奴泄吾事，當逝矣！」旭方知失奴，而悲不自勝。女曰：「甚知君心，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，運數然耳！自此訣別，努力脩持，當速相見也。」其大要，以「心死可以身生，保精可以致神」。遂留《仙樞龍席隱訣》五篇，內多隱語。亦指驗於旭，旭洞曉之。

將旦而去，旭悲咽執手。女曰：「悲自何來？」旭曰：「在心所牽耳。」女曰：「身為心牽，鬼道至矣。」言訖，竦身而上，忽不見，室中簾帷器具悉無矣！旭恍然自失。其後寤寐彷彿，猶尚往來。旭，大歷初猶在。出淮泗《幽通記》。

「心死可以身生」，自是至理。然所云「幽懷阻曠，時有世念」，則青夫人之心亦未死也。有世念而下降人間，獨非身為心牽乎？而青夫人且將墮落矣！

天上玉女

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，字義起。以嘉平中，夕獨宿，夢中神女來從之。自稱：「天上玉女，東郡人，姓成公，字智瓊，早失父母。上帝哀其孤苦，今得下嫁。」超覺而欽想。如此三四夕。

一旦顯來，駕輜軒車，從八婢，服羅綺之衣，狀若飛仙。自言年七□，視之如□五六。車上有異肴醴酒，與超共飲食。謂超曰：「宿運宜為夫婦，不能有益，亦不能為損。然常可得駕輕車肥馬，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，繒素可得充用不乏。然我神人，不能為君生子，亦無妒忌，不害君婚姻之義。」遂為夫婦。

經七八年，父母為超取婦之後，分日而燕，分夕而寢，夜來晨去，倏忽若飛，唯超見之，他人不見也。每超當有行求，智瓊已嚴駕於門，百里不移兩時，千里不過半日。超後為濟北王門下掾，文欽作亂，魏明帝東征。諸王見移於鄴宮。官屬亦從監國西徙。鄴下狹窄，四吏共一小屋。超獨臥，智瓊常得往來。同室之人，頗疑非常。智瓊只能隱形，不能藏聲，且芬香達於屋宇。遂為伴吏所疑。後超嘗使至京師，空手入市。智瓊給其五匣弱餅，五端綉綺，采色光澤，非鄴市所有。同行吏詰問，超性疏拙，遂具言之。吏以白監國，委曲問之，亦恐天下有此妖幻，不咎責也。後夕歸，玉女已求去，曰：「我神仙也，不願人知。今本末已露，不復與君通接。積年恩義，一旦分別，豈不愴恨！」呼侍御發篋，取織成裙衫兩擋遣超。把臂告辭，肅然升車，去若飛流。超憂感積日。

後五年，超奉郡使至洛。到濟北魚山下，陌上西行，遙望曲道頭，有一馬車，似智瓊驅馳，前至視之果是。遂披帷相見，悲喜交至。授綬同乘至洛，克復舊好。至太康中猶在，但不日月往來。三月三日，五月五日，七月七日，九月九日，月旦□五，每來，輒經宿而去。張茂先為之賦《神女》。

妙音

漢時，泰山黃原平旦開門，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，守備如家養。原繼犬，隨鄰里獵。日垂夕，見一鹿，便放犬。犬行甚遲，原絕力逐，終不及。行數里，至一穴，八百餘步，忽有平衢。槐柳列植，垣牆匝。原隨犬入門，列房可有數□間，皆女子。姿容妍媚，衣裳鮮麗。或撫琴瑟，或執博棋。至北閣，有三間屋，二人侍值，若有所伺。見原相視而笑云：「此青犬所引至，妙音媼也。」一人留，一人入閣。須臾有四婢出，稱「太真夫人白黃郎：有一女，年已弱笄，冥數應為君婦。」既暮，引原入內。妙音容色婉妙，侍婢亦美。交禮既畢，宴寢如常。經數日，原欲暫還報家。妙音曰：「人神道異，本非久勢。至明日，解佩分袂，臨階涕泣，後會無期，深加愛敬。若能相思，三月旦可倚齋戒。」四婢送出門，半日至家，情念恍惚。每至期，常見空中軒車，彷彿若飛。

玄天女

燕昭王即位二年，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，一名旋娟，一名提謨。並玉質凝膚，體輕氣馥，綽約窈窕，絕古無倫。或行無跡影，或積年不饑。昭王處以單綃華幄，飲以瑤珉之膏，飴以丹泉之粟。王登崇霞之臺，乃召二人，徘徊翔舞，殆不自支。王以纓縷拂之，二人皆舞。容冶妖麗，靡於翔鸞，而歌聲輕颺。乃使女伶代唱其曲。清響流韻，雖飄梁動塵，未足嘉焉。其舞一名「縈塵」，言其體輕與塵相亂。次日「集羽」，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。末曲曰「旋懷」，言其支體纏曼，若入懷袖也。乃設麟文之席，散荃蕪之香。香出波弋國，浸地則土石皆香。著朽木腐草，莫不鬱茂。以熏枯骨，則肌肉皆生。以屑噴地，厚四五寸。使二女

舞其上，彌日無跡，體輕故也。時有白鸞孤翔，銜千莖穠於空中。自生花實，落地則生根葉。一歲百獲，一莖滿車。故曰「盈車嘉穠」。麟文者，錯雜寶以飾席也。皆為雲霞麟鳳之狀。王好神仙之術，玄天之女，託形作此二人。昭王之末，莫知所在。或云游於江漢，或伊洛之濱。出王子年《拾遺記》。

谷神女

唐元和初，萬年縣有馬士良者，犯事。京尹王爽欲殺之，乃亡命入南山。至巖谷，湫岸，潛於大柳樹下。才曉，見五色雲下一仙女於水濱，有金槌玉版。連扣數下，青蓮湧出。每葉施開，仙女取擊三四枚食之，乃乘雲去。士良見金槌玉版尚在，躍下扣之。少頃，復出數枚，士良盡食之。頓覺身輕，即能飛舉。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。俄見大殿崇宮，食蓮女子與群仙處於中。睹之，大驚。趨下，以竹杖連擊，墜於洪崖澗邊。澗水清潔，因憊熟睡。及覺，見雙鬟小女，磨刀謂曰：「君盜靈藥，奉命來取君命。」士良大懼，俯伏求救。答曰：「此應難免，唯有神液可以救君，君當以我為妻。」遂去。逡巡持一小碧甌，內有飯，白色，士良盡食，復寢。須臾起，雙鬟曰：「藥已成矣！」以示之：七顆，光瑩如空，青色，士良喜歎。看其腹有似紅線處，乃刀痕也。女以藥摩之，隨手不見。戒曰：「但自脩學，慎勿語人，倘漏泄，腹瘡必烈。」遂同往於湫側。又曰：「我谷神之女也，守護上仙靈藥，故得救君耳。」至會昌初，往往人見於巖谷。湫捕魚，不獲，投一帖子，必隨斤兩數而得。出《逸史》。

食蓮必有夙緣，不應犯天誅。既犯天誅，又不應雙鬟可以私救。且群仙豈乏役使，必遣小女，豈無利刃，乃始磨刀？語俱似兒戲。意者，士良脫罪後，造此以欺人。如近世王文成遇海神之說耳！

書仙

曹文姬，本長安娼女也。生四五歲，好文學。每展卷，能通大義，人疑其夙習也。及笄，姿豔絕倫，尤工翰墨，自箋素外，至於羅綺窗戶可書之處，必書之。日數千字，人號為「書仙」，筆法為關中第一。家人教以絲竹宮商，則曰：「此賤事，吾豈樂為之哉。惟墨池筆塚，使吾老於此間足矣。」由是籍籍聲名。豪富之士，願輸金納交者，不可勝計。女曰：「非吾偶也。欲偶者，請先投詩，當自裁擇。」自是長篇短句，豔詞麗語，日馳數百，女悉無意。有岷江任生，客於長安，投一絕曰：

「玉皇殿上掌書仙，一點塵心謫九天。莫怪濃香熏膩骨，霞衣曾惹御爐煙。」

女得詩，喜曰：「此真吾夫矣。不然，何以知吾出處耶？」家人不能阻，遂以為偶。自此秦朝秋夕，夫婦相攜，微吟小酌，以盡一時之景。如是五年。因三月晦日，送春對飲。女題詩曰：

「仙家無夏亦無秋，紅日清風滿翠樓。況有碧霄歸路穩，可能同駕五雲遊。」

吟畢，嗚咽泣下。曰：「吾本上天司書仙人，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。」謂任曰：「吾將歸，子可偕行乎？天上之樂，勝於人間。幸無疑焉！」俄聞仙樂飄空，異香滿室。家人驚異，共窺見朱衣吏，持玉版朱書篆文，且曰：「李長吉新撰《玉樓記》就，上帝召汝寫碑，可速駕無緩。」家人曰：「李長吉唐之詩人，迄今僅三百年，焉有此妖也？」女笑曰：「非爾等所知。人世三百年，仙家猶頃刻耳。」女與生易衣拜命，舉步騰空。雲霞閃爍，鸞鶴繚繞。於是觀者萬計，以其所居地為《書仙裡》。

白螺天女

常州義興縣，有鰥夫吳堪。少孤，無兄弟。為縣吏，性恭順。其家臨荆溪，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，不敢穢污。暇則臨水看玩。積數年，忽於水濱得一白螺，遂拾歸，以水養。自縣歸，見家中飲食已備，乃食之。如是餘日，堪謂鄰母哀其寡獨，故為執爨。乃卑謝鄰母。母曰：「君近得佳麗脩事，何謝老身。」堪曰：「無。」因問其故，母曰：「子每入縣後，便見一女子，可七八，容顏端麗，衣服輕豔，具饌訖，即卻入房。」堪意疑白螺所為，乃密言於母曰：「堪明日當稱入縣，請於母家自隙窺之，可乎？」母曰：「可。」明旦詐出，乃見女自堪房出，入廚理爨。堪自門入，其女遂歸房不得。堪拜之，女曰：「天知君家敬護泉源，力勤小職，哀君鰥獨，敕余奉媿。」堪敬謝，遂留為婦，閨裡傳駭。時縣宰豪士，聞堪美妻，因欲圖之。堪為吏恭謹，不犯笞責。宰謂堪曰：「爾熟於吏能久矣，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，晚衙須納，不然罪責非輕。」堪唯而走出，度人間無此，求不可得。顏色慘沮，歸述於妻。妻笑曰：「君憂餘物，不敢聞命，二物妾能致矣。」堪聞言，憂稍解。妻辭出取之，少頃而到，堪得以納。令視二物，微笑曰：「且出。」然終欲害之。後一日，又召堪曰：「我要蝸牛一枚，爾宜速覓。」堪奔歸，又以告妻。妻曰：「吾家有之，取不難也。」乃為取之。良久，牽一獸至，大如犬，狀亦類之。曰：「此蝸牛也。」堪曰：「何能？」妻曰：「能食火。」堪將此獸上宰。宰見之，疑曰：「吾索蝸牛，此乃犬也。」又曰：「有何所能？」曰：「食火，能糞火。」宰遂索炭燒之，遣食。食訖，糞於地，皆火。宰怒曰：「用此物奚為？」令除火掃糞，方欲害堪。吏以帚及糞，應手洞然，火颯暴起，焚熱牆宇，煙燄四合，彌互城門。宰身及一家皆為灰燼。乃失吳堪及妻。其縣遂遷於西數步，今之城是也。

《錄異紀》云：「人世用水，日不過三五升，過此必減福折算。」則知敬護泉源，上帝所福。

園客妻

園客者，濟陰人也，姿貌好而性良，邑人多以女妻之，客終不取。常種五色香草，積數年，食其實。一旦，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，客收而薦之，以布生桑蠶焉。至蠶時，有好女夜至，自稱客妻。道蠶狀，客與俱收蠶，得百二頭。繭皆如甕大，繅一繭，六日始盡。訖則俱去，莫知所在。故濟陰人世祠桑蠶，設祠室焉。出《列仙傳》。

以下雜仙女

洞簫美人

徐鑿，字朝楫，長洲人，家東城下。為人美丰儀，好脩飾，而尤善音律，雖居塵陌，雅有士人風度。弘治辛酉，年九矣。其舅氏張鎮者，富人也。延鑿主解庫，以堂東小廂為之臥室。

是歲七夕，月明如晝，鑿吹簫以自娛。入二鼓，擁金榻上，嗚嗚未休。忽聞異香酷烈，雙扉自開。有巨犬突入，項綴金鈴，繞室一周而去。鑿方訝之，聞庭中人語切切。有女郎攜梅花燈，循階而上，分兩行，凡六輩。最後一美人，年可八九。瑤冠鳳履，文犀帶，著方錦紗袍，袖廣幾二尺，若世所畫宮妝之狀，而玉色瑩然，與月光交映，真天人也。諸侍女服飾略同，而形制差小，其貌亦非尋常所見。入門，各出籠中紅燭，插銀臺上。一室朗然，四壁頓覺宏敞。鑿股栗，罔知所措。美人徐步就榻坐，引手入衾，撫鑿體殆遍。良久趨出，不交一言。諸侍女導從而去，香燭一時俱滅。鑿驚怪，志意惶惑者累日。

越三夕，月色愈明。鑿將寢，又覺香氣異常，心念昨者佳麗，得無又至乎；逡巡間，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。羅設酒肴，若几席拖架之屬，不見有攜之者，而無不畢具。美人南鄉坐，顧盼左右，光采燁如。使侍女喚鑿，鑿整衣冠起揖之。美人顧使坐其右。侍女喚鑿捧玉杯進酒，酒味醇烈特異。而肴核精腆，水陸珍錯，不可名狀。美人謂鑿曰：「卿勿疑訝，身非相禍者。與卿宿緣，應得諧合，雖不能大有補益，然能令卿資用無乏。世間之物，唯卿所欲，即不難致，但憂卿福薄耳。」復親酌，勸鑿稍前促坐。辭致溫婉，笑語款洽。鑿唯唯，不能出一言，飲食而已。夫人曰：「昨聽得簫聲，知卿興致非淺。身亦薄曉絲竹，願一聞之。」顧侍女取簫，授鑿吹罷。美人繼奏一曲，音調清越，不能按也。且笑曰：「秦家兒女才吹得世間下俚調，如何解引得鳳凰來？令渠簫生在，應不羞為徐郎作奴。」遂巡去。越明夕，又至。飲酒間，侍女請曰：「夜向深矣！」因拂榻促眠，美人低面微笑。良久，乃相攜登榻。幃帳茵席，窮極瑰麗，非復鑿向時之比也。鑿心念：吾試詐跌入地，觀其何為？念方起，榻下已遍鋪錦褥，殆無隙地。美人解衣，獨著紅紗裹肚一事，相與就枕，交會。已而流丹淡籍，宛轉怙怯難勝。鑿於斯時，情志飛蕩，顛倒若狂矣！然竟莫能一言。天且明，美人先起，揭帳。侍女餘，奉匱沃盥。良久，妝訖言別。謂鑿曰：「時運相從，良非容易。此後歡好無間，卿舉一念，身即卻來。但憂卿意不堅，或輕向人道，不為卿福耳！」遂去。鑿恍然自失，徘徊凝睇者久之。晝出，人覺其衣香氣酷烈，多怪之。

者。自是每一舉念，則香氣發，美人輒來，來則攜酒為歡。頻向鑿說天上事，及諸仙人變化，言甚奇妙，非世所聞。鑿心欲質其居止所向，而相見輒訥於辭，乃書小札問之。終不答，曰：「卿得好婦自足，何煩窮問？」問自言：「吾從九江來，聞蘇杭名郡多勝景，故爾暫游，此世中處處是吾家。」其美人雖柔和自喜，而御下極嚴。諸侍女在左右，惴惴跪拜惟謹。使事鑿必如事己。一人以湯進，微偃蹇，輒摘其耳，使跪謝乃已。

鑿時有所須，應心而至。一日出行，見道旁柑子，意甚欲之。及夕，美人袖出數顆遺焉。市物有不得者，必為委曲方便致之。鑿有佳布數匹，或剪六尺藏焉。鑿方動覺，美人來語其處，令收之。解庫中失金首飾，美人指令於黃牛坊錢肆中尋之。曰：「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。」詰朝往訪焉，物宛然在，逕取以歸，主人者徒睜目視而已。鑿嘗與人爭，稍不勝，其人或無故僵臥，或以他事，橫被折辱。美人輒告曰：「奴輩無禮，已為郎報之矣。」

如此往還數月，外間或微聞之。有愛鑿者，疑其妖，勸使勿近。美人已知之，見鑿曰：「癡奴妄言，世寧有妖如我者乎？」鑿嘗以事出，美人輒至邸中，會合如常。其眠處，人雖甚多，了不覺也。數戒鑿勿泄，而鑿不能忍，時復漏言，傳聞浸廣，或潛相窺伺。美人始慍。會鑿母聞其事，使召鑿歸，謀為娶妻以絕之，鑿不能違。美人一夕見曰：「郎有外心，吾不敢復相從矣！」遂絕不復來。鑿雖念之，終莫能致也。

至一月望後，鑿夜夢四卒來呼，過所居蕭家巷，立土地祠外。一卒入呼土神，神出，方巾白袍老神也。同行曰：「夫人召。」鑿隨之，出胥門，躡水而度，到大第院。牆裡外喬木數百，蔽翳天日。歷三重門，門盡朱漆獸環，金浮漚釘，有人守之。至堂下，堂可高八九仞，陸數級，下有鶴，屈頭縮一足立臥焉。彩繡朱碧，上下煥映。小青衣遙見鑿，奔入報云：「薄情郎至矣。」堂內女兒捧香者，調鸚鵡者，弄琵琶者，歌者，舞者，不知幾輩，更迭從窗隙看鑿。亦有舊識，相呼者，笑者，微詈罵者。俄聞珮聲冷然，香煙如雲。堂內逆相報云：「夫人來！」老人牽鑿使跪。窺簾中，有大地金爐，燃獸炭。美人擁爐坐，自提箸挾火。時或長歎云：「我曾道渠無福，果不錯。」少時聞呼捲簾，美人見鑿，數之曰：「卿大負心者。昔語卿云何，而輒背之？今日相見，愧否？」因歔歔泣下，曰：「與卿本期終始，何圖乃爾？」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：「夫人無自苦，個兒郎無義，便當殺卻，何復云云。」頤指群卒，以大杖擊鑿，至八。鑿呼曰：「吾迫於親命，非出本懷。況嘗蒙顧復，情分不薄，彼洞簫猶在，何無香火情耶？」美人因呼停杖。曰：「實欲殺卿，感念疇昔，今賞卿死。」鑿起，匍匐拜謝。因放出，老翁仍送還。登橋失足，遂覺。兩股創甚，臥不能起。又五六夕，復見美人來，將鑿責之。如前語云：「卿自無福，非關身事。」既去，瘡即痊。後詣胥門，蹤跡其境，杳不可得。竟莫測為何等人也！時人作《洞簫記》。見《豔異編》。

婦有過美人者乎？得此佳偶，自可不婚。即親命嚴切，亦宜與美人商之，必有說而處此。娶雲再要，斥為薄情郎不枉耳。第吾聞神仙不妒，此美人又何甚也？察鑿始終，不過一老實頭人。一篇之外，別無寸長，而美人眷顧如此，又不可解。

輕愛輕殺，俱非仙家事，殆他妖所為耳！

蓬萊宮娥

嘉興府治東石獅巷，有朱姓者，年二餘，訓蒙為業，丰神頗雅。隆慶春一日，道經南城下。花雨濛濛，柳風裊裊。展轉之間，神情恍惚，漸至海月樓西，竟迷去路。心正驚疑，忽有二女童施禮於前曰：「奉主母命，邀先生過山。」朱曰：「素昧識荆，得非錯耶？」女童曰：「至當自知，幸弗多卻。」朱與偕行。但見崇山峻嶺，路極崎嶇，夾道桃株，鳥音嘈雜。自念生長郡內，不意有此佳境。更進里許，入一洞門。遙望樓殿玲瓏，金玉照耀，兩度石橋，乃抵其處。屏後出一仙娥，霞帔霓裳，降階而迎。登殿敘禮，引入內室。坐定，女童進茶訖。未幾，問娥姓字。娥哂曰：「妾乃蓬萊宮中人也，邀君欲了宿世之緣，不煩駭問。」頃間開宴，酒肴羅致。娥與朱促席暢飲，因制《賀新郎》一詞，命女童歌以侑觴。其詞曰：「花柳繞春城。運神工，重樓疊宇，頃刻間成。綠水青山多宛轉，免教鶴怨猿驚。看來無異舊神京。慮只慮佳期不定。天從人願，邂逅多情。相引處，珮聲聲。等閒回首遠蓬瀛。呼小玉，旋開錦宴，謾薦蘭羹。須信是瓊漿一飲，頓令百感俱生。且休道塵緣易盡。縱然雲收雨散，琵琶峽依舊風月交明。念此會，果非輕。」酒闌夜靜，娥薦枕席，曲盡魚水之樂。逮晨，朱謂娥曰：「僕承款愛，甚欲留連。但家君頗嚴，不歸，恐致深罪。願朝去暮來，可也。」娥愀然曰：「靈境難逢，佳期易失。妾因與君夙緣未了，故移洞府於人間，委仙姿於凡客耳！正議久交，何即請去？」朱唯而止。

三日後，朱復懇歸。娥乃設宴正殿，鋪陳飲饌，比昨愈奇且豐，勸朱酩酊。將撤時，出一錦軸，展於淨几。寫詩絕以贈。各揮涕而別，仍命女童送朱出洞。忽風雨暴至，雲霧晦冥，咫尺莫辨。不覺失足墮於山下。須臾天開雲朗，乃顛仆北城岑寂之處，宛若夢覺。歸述其事，父以少年放逸，迷宿花柳，假此自掩耳！故責之。朱不得已，出錦軸呈父。父見雲章燦爛，信非凡筆，怒始稍釋。

時求玩者甚眾，因錄詩於後焉。其一：

「三山窈窕許飛瓊，伴我來經幾萬程。好與清華公子會，不妨玄露謾相傾。」

其二：

「壺天移傍郡城濠，雲自飛揚鶴自巢。千載偶偕塵世願，碧桃花下共吹簫。」

其三：

「海外三山二樓，弱流環繞不通舟。此身也解為雲雨，還擬驂鸞構李游。」

其四：

「澗水流環出鳳臺，引將劉阮入山來。春懷何事難拘束，謾被東風吹得開。」

其五：

「海天漠漠彩鸞飄，爭奈文簫有意邀。自分不殊花夜合，含香和露樂深宵。」

其六：

「莫道仙凡各一方，須知張碩遇蘭香。春風嘗戀人間樂，底事無心問海棠。」

其七：

「百雉斜連一道開，為君翻作雨雲臺。高情彷彿襄王事，宋玉如何不賦來？」

其八：

「湖柳青青花滿枝，可憐分手豔陽時。離宮謾自添離思，瞞得封姨不我知。」

其九：

「陽臺後會已無期，眉上春雲不自知。那更靈官傳曉令，含情騎鶴強題詩。」

其十：

「驅山縮地迴塵寰，從此交情事不關。他日離愁何處慰，暫將三塔作三山。」

後軸亦尋失去，不知其為何仙也。

天台二女

劉晨，阮肇入天台頗遠，不得返。經三日，饑，偶望山上有桃子熟，遂躋險登，啖數枚，饑止體充。欲下山，以杯取水，見蕪青葉流下，甚鮮。復有一杯流下，有胡麻飯。乃相謂曰：「此近人家矣！」遂渡山，出一大溪。溪邊有二女子，色甚美。見二人持杯，便笑曰：「劉，阮二郎，捉向杯來。」劉，阮驚，二女欣然如舊識，曰：「來何晚？」因即邀還家，南壁東壁，各有羅幃絳帳，角懸鈴，上有金銀交錯。侍婢便令具饌，有胡麻飯，山羊脯，甚甘美。食畢行酒。俄有群女持桃子，笑曰：「賀汝婿來。」酒

酣作樂，夜後各就一帳宿，婉態殊絕。至□日，求還，苦留半年。氣候草木，常似春時，百鳥啼鳴，更切鄉思。女遂相送，指示歸路。至家，鄉邑零落，已□世矣！

仙家□日，而人間已□世。人間歲短而景長，仙家歲長而景短。以此易彼，庸喻乎！

玉灘版築者

永豐玉灘，有村民費姓，業版築，暇則捕魚。一日攜魚歸，道逢三豔婦嬋行，以為大家婦，避道左。婦顧謂：「魚！來，取錢。」逾大鬆嶺，至其家。爾日留款，遂成居室。忽思家，歸，尚為人版築。自是往來如常。至七八年，顏色豐腴，絕食不饑。亦常持其家華衣美食，歸則烏有。人與偕往，至半道，失民所在。其家綴長線於其身，以觀其所往。線自門隙中出無礙，至曠野繞樹而止。萬曆丙戌，往，始不歸。意必仙也！龍虎山在其郡，本仙靈窟宅。其人蠢愚，即仙，當是崑崙奴。見《耳譚》。劉公兩云其外家親戚所識者。

以下地仙

后土夫人

京兆韋安道，舉進士，久不第。大定間，於洛陽早出，至慈惠裡西門，晨鼓初發。見中衢有兵仗，如帝者之衛，黃屋左纛，有月旗而無日旗。近侍才人，宮監之屬，亦數百人。中有飛傘，傘下見衣珠翠之服，乘大馬如後主，美豔動人。時天后在洛，安道初疑其遊幸，時天尚未明，問同行者，皆云不見。又怪衢中金吾衛吏不為靜路。久之漸明，見其後騎一宮監，馳馬而至。安道因留問之：「前所過者，非人主乎？」宮監曰：「非也。」安道請問其事。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：「但由此門循牆而南，行百餘步，有朱扉西向者。叩之，問其由，當自知矣。」安道如其言，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：「公非韋安道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朱衣曰：「后土夫人相候久矣！」遂入一大門，有紫衣宮監，與安道敘語，延一宮中，置湯沐。頃之，挈大箱至，命安道更衣，袍笏巾靴畢備，宮監曰：「可去矣。」遂乘以大馬，女騎導從者數人，出西門，由正街西南，自通利街東行。出建春門，又東北行，約三□餘里，漸見夾道戍守者，拜於馬前而去。凡數處，乃至一大城，守衛甚嚴。凡經數重，遂見飛樓連閣，如王者之居。安道乘馬，經翠樓朱殿而過。又□餘處，遂入一門內。行百步許，復有大殿。上陳廣筵重樂，羅列樽俎，美婦人□數，狀如妃主，列於筵左右。前所與同行宮監，引安道自西階而上。頃之，見殿內宮監如贊者，命安道東間西向而立。殿後微聞環珮聲，有美婦人備首飾禱衣，如謁廟之服。至殿門西向，與安道對立。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。宮監乃贊曰：「后土夫人，乃冥數合為匹偶。」命交拜，如人間賓主之禮。遂去禮服，與安道對坐於筵上。前所見□數美婦人，亦列坐左右。奏樂飲饌，及昏而罷。則以其夕偶之，尚處子也。如此者□餘日，夫人願從安道歸，廟見舅姑，以成婦禮。安道曰：「諾。」因下令，車駕即日告備。夫人乘黃犢之車，車飾金玉，如人間庫車，上有飛傘覆之，僕從如前。安道乘馬從焉。行□餘里，有行宮供頓之所，飲饌華美。頃之，又去，下令減去車騎□七八。相次又行三數里，復下令去從者。乃至建春門，左右才有二□騎。既入洛陽，安道先至家，家人怪其車服之異。既見父母，莫不驚愕。問其何適，安道拜而言曰：「偶為一家，迫以婚姻。新婦即至，故先上告。」言未竟，車騎已及門矣。繡茵錦席，羅列於庭，左右各施細繩牀，請舅姑對坐。門外設二錦步障，夫人衣禮服，垂珮而入。脩婦禮畢，獻舅姑珍玩凡□數箱。爰及親黨，皆厚有贈遺。因曰：「新婦請居東院。」遂有侍婢闈奴，持房帷供帳之飾，至於東院，脩飾甚周。父母憂懼，莫知所來。

是時，天后朝，法令嚴峻，懼禍及之。乃具以事上奏請罪。天后曰：「此魅物也，卿不足憂。朕有善咒術者，可為卿去此妖也。」因詔僧九思懷素往。僧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，置坐位，請期翌日而至。新婦聞命，具饌設位，輒無所懼。明日二僧至，既畢饌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，將施其術。新婦遽至，亦致禮於二僧。二僧忽若物擊之，俯伏稱罪，目皆鼻口流血。具以事上聞。曰：「某所咒者，不過妖魅鬼物，此不知其所從來。」天后曰：「有正諫大夫明崇儼，以太乙異術，制錄天地諸神祇，此必可使也。」遂召崇儼。崇儼謂真曰：「今夕君可於堂中潔誠坐，以候新婦所居室上。見異物至，而觀。其勝則已，或不勝，當更以別法制之。」真如其言。至甲夜，見有物如飛雲，赤光若驚電，自崇儼之居，飛躍而至。及新婦屋上，忽若為物所撲滅者，因而不見。使人候新婦，乃平安如故。乙夜，又見物如赤龍之狀，拿攫噴毒，聲如群鼓。乘黑雲有光者，至新婦屋上，又若為物所撲，有呦然之聲而滅。使人候新婦，又如故。又至子夜，見有物朱髮鋸牙，盤鐵輪，乘飛雷輪，銳角呼奔而至。既及其屋，又如物所殺，稱罪而滅。既而質明，真怪懼，不知其所為。具以告崇儼。因致壇醮之錄，使徵八紘厚地，山川河瀆，丘墟水木，主職鬼魅之屬。其數無關，崇儼異之。翌日，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，其數無關。崇儼曰：「神祇所為魅者，則某能制之。若然，則不可而知也。請自為見之。」因命於新婦院設饌，請崇儼。崇儼至坐，請見新婦。新婦方肅答，將拜崇儼。崇儼又忽若為物所擊，奄然倒地，稱罪請命，目皆鼻口流血於地。真益驚懼。其妻因謂真曰：「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，云是后土夫人，此雖人間百術，亦不能制之。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，亦甚相得。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，或可也。」真即命安道謝之曰：「新婦靈貴之神，寒門不敢稱敵。又天后法嚴，懼因是禍及。幸新婦且歸，為舅姑之計。」語未終，新婦泣涕而言曰：「某幸得配偶君子，奉事舅姑。夫為婦之道，宜奉舅姑之命。今舅姑有命，敢不敬從。」即日命駕而去。遂具禮告辭於堂下，因請曰：「新婦女子也，不敢獨歸，願得與韋郎同去。」真悅而聽之，遂與安道俱行。至建春門外，前時車徒悉至，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。

至城之明日，夫人被法服，居大殿中，如天子朝見之象。遂見奇容異人來朝。或有長丈餘者，若戴華冠長劍，被朱紫之服，云是五嶽四瀆四海之神。次有數千百人，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。已而，召天下諸國之主悉至。時安道於夫人坐側，置一小牀，令觀之。最後通一人，云：「大羅天女。」安道視之，天后也。夫人乃笑謂安道曰：「此是子之地主，少避之。」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。既而天后拜於庭下，禮甚謹。夫人乃延天后上。天后數四辭，然後登殿，再拜而坐。夫人謂天后曰：「某以冥數，當與天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為匹偶。今冥數已盡，自當離異，然不能與之無情。此人苦無壽，某在其家，本願與延壽三百歲，使官至三品。為其尊父母厭迫，因不果成其事。今天女幸至，為與之錢五百萬，官至五品。無使過此，恐不勝之，安道命薄耳！」因而命安道出，使拜天后。夫人謂天后曰：「此天女之屬部人也，當受其拜。」天后進退，色若不足而受之，於是諾而去。夫人謂安道曰：「以郎嘗善畫，某為郎更益此藝，可成千世之名。」因居安道於一小殿，使垂簾設幕。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，令安道圖寫，凡經月餘，悉得其狀，集成二□卷。於是，安道請辭去。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，設離帳祖席，與安道訣別。涕泣執手，情若不勝。並遺以金玉珠瑤，盈載而去。安道既至東都，入建春門，聞金吾傳令，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。既至，謁天后，坐小殿見之，且述前夢，與安道所敘同。遂以安道為魏王府長史，賜錢五百萬。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，與秘府之舊者皆驗，至今行於代焉。天策中，安道竟卒於官。

地祇

貞元末，渭南縣丞盧佩，行九，性篤孝。其母先病腰腳，至是病甚，不下榻者累年，曉夜不堪痛楚。佩即棄官，奉母歸長安，竭產求醫。時國醫王彥伯，聲勢甚重，造次不可一見。佩日往祈請焉。半年餘，乃許一到。佩期某日平旦，是日亭午不來，佩候望於門，心搖目斷。日既漸晚，佩益悵然。忽見白衣婦人，姿容絕麗，乘一駿馬，從一女僮，自曲之西，疾馳東過。有頃，復自東來。至佩處駐馬，謂佩曰：「觀君顏色憂沮，敢請問之？」佩志於王彥伯，初不覺婦人之來。既顧問再三，佩乃具以情告。婦人曰：「妾有薄技，不減彥伯所能。請一見太夫人，必取平瘥。」佩驚喜，拜於馬首曰：「誠得如此，願以身為僕隸。」佩即先入白母。母方呻吟，酸楚之次，聞佩言，忽覺小瘳。遂引婦人至母前，婦人才舉手候之，其母已能自動矣。於是一家歡躍，競持金帛，以遺婦人。婦人曰：「此猶未也，更進一服藥，非止盡除痼疾，抑亦永享遐壽。」母曰：「老婦將死之骨，為天師再生，未知何階上答？」婦人曰：「但不棄細微，許奉九郎巾櫛，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。安敢論功乎？」母曰：「佩猶願以身為奴，況其他

乎？」婦人再拜稱謝。遂於女僮所持妝奩中，取藥一刀圭，以和進母。母入口，積苦頓平。遂納為婦，執婦道甚謹。然每□日，即請一歸本家。佩欲以車與送迎，即固拒。唯乘舊馬，與女僮倏忽往來，略無蹤跡。初且欲順適其意，不能究尋。久之，頗以為異。一日，伺其將出，潛往窺之。見乘馬出延興門，馬行空中。佩驚問行者，皆不見。又隨至東城墓田中，巫者陳設酒肴，瀝酒祭地。見婦人下馬，就接而飲之。其女僮隨後收拾紙錢，載於馬上，即變為銅錢。又見婦人，以策畫地。巫者指隨其處，曰：「此可以為穴。」事畢，即乘馬而回。佩心甚惡之，歸具告母。母曰：「固知妖異，為之奈何？」自是婦人絕不復歸佩家，佩亦幸焉。後數□日，佩因出南街中，忽逢婦人行李。佩呼曰：「夫人何久不歸？」婦人不顧，促轡而去。明日使女僮傳語佩曰：「妾誠非匹，但以君有孝行相感，故為君婦。太夫人疾得平和，約為夫婦。今既見疑，便當訣矣。」佩問女僮：「娘子今安在？」女僮曰：「娘子前日已改嫁李諮議矣！」佩曰：「雖欲相棄，何其速歟！」女僮曰：「娘子是地祇，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喪葬所在，長鬚在京城作生人妻，無自居也。」女僮又曰：「娘子終不失所，但嗟九郎福薄，向使娘子長為妻，九郎一家皆為地仙矣！」出《河東記》。

有德於我，即妖異可忘乎！又安知親父不為狼，親子不為虎也？

張果老

張老者，揚州六合縣園叟也。其鄰有韋恕者，梁天監中，自揚州曹掾，秩滿而來。有長女既笄，召里中媒媪，令訪良婿。張老聞之，喜而候媒於韋門。媪出，張老固延入，且備酒食，酒闌，謂媪曰：「聞韋氏女將適人，某誠衰邁，灌園之業，亦可衣食。幸為求之，事成厚謝。」媪大罵而去。他日，又邀媪。媪曰：「叟何不自度？豈有衣冠子女，肯嫁園叟耶？」叟固曰：「強為吾一言，言不從，即吾命也。」媪不得已，冒責而入，言之。韋大怒，曰：「媪以我貧，輕我乃如是！」媪曰：「誠非所宜言，為叟所逼，不得不達其意。」韋曰：「為我報之，今日內得五百緡，則可。」媪出，以告張老。乃曰：「諾。」未幾，車載納於韋氏。諸韋大驚，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且此翁為園，何以致此？吾度其必無而言之，今不移時而錢到，當如之何？」乃使人潛候其女，女亦不恨。乃曰：「此固命乎！」遂許焉。

張老既娶韋氏，園業不廢。負穢饁地，鬻蔬不輟。其妻供執爨濯，了無作色。親戚惡之，責怒曰：「君家誠貧，奈何以女妻園叟？既棄之，何不令遠去也！」

他日，怒置酒，召女及張老。酒酣，微露其意。張老起曰：「所以不即去者，恐有留念。今既相厭，去亦何難。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，明旦且歸耳！」天將曙，來別韋氏：「他歲相思，可令大兄往天壇山南相訪。」遂令妻騎驢戴笠，張老策杖相隨而去，絕無消息。

後數年，怨念其女，令其男義方訪之。到天壇南，道遇一崑崙奴，駕黃牛耕田。問曰：「此有張老家莊否？」崑崙投杖拜曰：「大郎子何久不來？莊去此甚近，某當前引。」遂與俱東去。初上一山，山下有水，過水連綿凡□餘處，景色甚異，不與人間同。忽下一山，水北，朱戶甲第，樓閣參差，花木繁華，煙雲鮮媚，鸞鶴孔雀，迴翔其間。崑崙指曰：「此張家莊也。」韋驚駭不測。俄而及門，門有紫衣吏引入廳中。鋪陳之華，目所未睹。異香氤氳，遍滿崖谷。忽聞珮聲漸近，二青衣出曰：「阿郎來！」次見□數青衣，容色絕代，相對而行，若有所引。俄見一人，戴遠遊冠，衣朱綃，曳朱履，徐出門。一青衣引韋前拜，儀狀偉然。細視之，乃張老也。言曰：「世人勞苦，若在火中，無斯須泰時。兄久客寄，何以自娛？賢妹略梳頭，即當奉見。」因揖令坐。未幾，一青衣來曰：「娘子梳畢。」遂引入，見妹於堂前。其堂沉香為梁，玳瑁帖門，碧玉窗，珍珠箔，階砌皆冷滑碧色，不辨其物。其妹服飾之盛，世間未見。略敘寒暄，問尊長而已，意甚鹵莽。有頃進饌，精美芳馨，不可名狀。食訖，館韋於內廳。

明日方曙，張老與韋生坐。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，張老笑曰：「宅中有客，安得暮歸。」因曰：「小弟暫欲游蓬萊山，賢妹亦當去。然未暮即歸，兄但憩此。」張老揖而入。俄而五雲起於庭中，鸞鳳飛翔，絲竹並作。張老及妹，各乘一鳳，餘從乘鶴者□數人，漸上空中，正東而去。望之已沒，猶隱隱聞音樂之聲。韋君在莊，小青衣供奉甚謹。

迨暮，稍聞笙簧之音，倏忽復到。及下於庭，張老與妻見韋曰：「獨居大寂寞，然此地神仙之府，非俗人得游。以兄宿命，合得到此，然亦不可久居，明日當奉別耳。」及時，妹復出別兄，慇懃傳語父母而已。張老曰：「人世遐遠，不及作書，奉金二□鎰。」並與一故席帽，曰：「若無錢，可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，取一千萬，持此為信。」遂別。復令崑崙奴送出，卻到天壇，崑崙奴拜別去。

韋自荷金而歸，其家驚訝，或仙或妖，不知所謂。五六年間，金盡，欲取王老錢。復疑其妄，曰：「取爾許錢，不持一字，此帽安足信？」既而困極，其家強逼之。曰：「必不得錢，亦何傷？」乃往揚州，入北邸。而王老者，方當肆陳藥。韋前曰：「張老令取錢一千萬，持此帽為信。」王曰：「錢即實有，席帽是乎？」韋曰：「叟豈不識耶？」王老未語，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：「張老常過，令縫帽頂。其時無皂線，以紅線縫之。可驗。」因取看，果是。遂得錢而歸。乃信真神仙也！其家又思女，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。千山萬水，不復有路。時逢樵人，亦無知張老莊者。又尋王老，亦去矣。後數年，義方偶游揚州，間行北邸前。忽見張家崑崙奴，前曰：「大郎家中何如？娘子雖不得歸，如日侍左右，家中事無巨細，莫不知之。」因出懷金□斤以奉，曰：「娘子令送與大郎君，阿郎與王老會飲於此酒家，大郎且坐，當入報。」義方坐酒旗下，日暮不見出，乃入觀之，飲者滿坐，坐上並無二老，亦無崑崙。取金視之，乃真金也。驚歎而歸，又以供數年之食。後不復知張老所在。

劍仙

淄川姜子簡祖寺丞，未第時，肄業鄉校。嘗偕同舍生出遊，入神祠，睹捧印女子塑容端麗，有感志焉。戲解手帕繫其臂為定。才歸，即被疾。同舍生謂其獲罪於神，使備牲體往謝。於是，力疾以行。奠享禮畢，諸人馳馬先還，姜在後失道。日且暮，恍惚見白氣互空，當當馬首。天將曉，始到家。妻孥相視，問訊勞苦。方就枕，聞外間呵殿聲。一女子絕色，自轎出，上堂拜姜母。啟云：「妾與郎君有嘉約，願得一至臥內。」姜欣然而起，妻將引避。女請曰：「吾久棄人間事，不可以我故，問汝夫婦之情。」妻亦相拊，接歡如姊妹。女事姑甚謹。值端午節，一夕制綵絲百副，盡餉族黨。其人物花草，字畫點綴，歷歷可數。自是皆以「仙婦」呼之。

居無何，白其姑，言：「新婦且有厄，乞暫許他適避災。」再拜而別，出門遂不見。姜氏盡室驚憂。少頃，一道士來問姜曰：「君面色不祥，奇禍立至。何為而然？」具以曲折告。道士令其淨室設榻，明日復來。使姜逕就榻堅臥，戒家人須正午乃開關。久之，寒氣逼人，刀劍戛擊之聲不絕，忽若一物墮榻下。日午啟鑰，道士已至。姜出迎。笑曰：「無慮矣。」令視所墜物，一觸體如五斗大。出篋中藥一刀圭糝之，悉化為水。姜問其怪，道士曰：「吾與女子皆劍仙，女先與一人綢繆，遽捨而從汝，以故懷忿，欲殺汝二人。吾亦相與有宿契，特出力救汝。今事幸獲濟，吾亦去矣。」才去，女即來，遂同室如初。治姜母之喪，哀哭嘔血。姜妻繼亡，撫育其女如己出。靖康之變，不知所終，廉夫寓鄱陽而卒。厥孫曰好古，至今為饒人。

以下山神

武都山女

武都山精，化為女子，色美而豔，蜀之所無。蜀王開納為妃。未幾物故，王念之不已，築墓使高，以示不忘。武都長人費氏五丁，從而媚王，以大力負武都山土，增壘之。不日，墓與山齊。王名之曰：「武擔山」，謂妃死而懷土也。以石鏡表其門。杜甫詩曰：「蜀王將此鏡，送死至空山。冥冥憐香骨，提攜近玉顏。眾妃無復歎，千騎亦虛還。獨有傷心石，埋輪月宇間。」事見《蜀本紀》及文昌《化書》。

山精化女，宜壽而反天，何也？豈蜀道應通，天故假女靈以借力於五丁耶？而或以為秦欲通蜀，詭言：「牛糞金，蜀王使五丁

開道以迎牛。」疑相傳之誤也。

大儀山仙女

張英初拜儀隴縣尹，過采石江，遇一取水女子，姿貌絕世，謂英曰：「五百年夙約，與君當會於大儀山。」英叱之。至任，幾半載，日夕聞機聲。一日，率部眾逐機聲而往。行數里，至大儀山上，一石洞，門鑰宛然。門忽開，前女出迎，相攜而入，洞門即閉。從吏哀號，忽圓石一雙，自門隙出。眾取石歸，近縣五里不能舉。邑人建祠，塑其像，置此石像腹，至今祈禱輒應。廟曰永濟。

青梨山神

《文昌化書》云：青梨山神，高魚生郡民孫滌女，方婚之夕，魚生拘其魂而亂之，為鄰封白池龍神所察，予覘之，與女俱訊。既伏其辜，歸其魂，女乃蘇，鞭魚生背三百，黜其職，保奏已故孝子吳宜肩代之。

麻山神

漢景帝廟，在荊州之麻山。相傳昭烈下江陵建祠於此，居人因祀為土神。每元日，設樂迎像，人民舍奉之，歲更一家。正統初，縣東張氏女年□六，有殊色，求聘者，父母未嘗輕許。女每晨盥，指水中有黃蓋影，而家人弗見也。一日病死復甦云：「初合日時，儀從塞門，稱麻山神來迎夫人。因升輿而行。半道，因憶去時失將梳具。從者言，夫人須自往取之，故暫回耳。」命取梳具置櫬中，尋復氣絕。父母悲甚，為尚像廟之側室祀之。見《說聽》。

以下水神

漢女

鄭交甫常游漢江，見二女皆麗服華裝，佩兩明珠，大如荊雞之卵。交甫見而悅之，不知其神也。下請其佩，二女手解佩以與交甫，受而懷之。行數□步，視懷空無珠，二女忽不見。

漢女解佩，未及於亂，而後世遂以為風流話柄，何耶？

洛神

太和處士蕭曠，自洛東遊。至孝義館，夜憩於雙美亭。時月朗風清，曠善琴，遂取琴彈之。夜半，調甚苦。俄聞洛水之上，有長數者，漸相逼，乃一美人。曠因舍琴而揖之，曰：「彼何人斯？」女曰：「洛浦神女。昔陳思王有賦。子不憶耶？」曠曰：「然。」曠又問曰：「或聞洛神，即甄皇后謝世。陳思王遇其魂於洛濱，遂為《感甄賦》，後覺事之不正，改為《洛神賦》，託意於宓妃，有之乎？」女曰：「妾即甄后也，為慕陳思王之才調，文帝怒而幽死。後精魂遇王洛水之上，敘其冤抑，因感而賦之。覺事不典，易其題。乃不謬矣！」俄有雙鬟持茵席，具肴香而至，謂曠曰：「妾為袁家新婦時，性好鼓琴，每彈至《悲風》及《三峽流泉》，未嘗不盡夕而止。適聞君琴韻清雅，願一聽之。」曠乃彈《別鶴操》及《悲風》。神女長歎曰：「真蔡中郎之儔也！」問曠曰：「陳思王《洛神賦》如何？」曠曰：「真體物瀏澆，為昭明之精選耳！」女微笑曰：「狀妾之舉止，云『翩若驚鴻，宛若游龍。』得無疏矣！」曠曰：「陳思王之精魂，今安在？」女曰：「現為遮須國王。」曠曰：「何為遮須國？」女曰：「劉聰子死而復生，語其父曰，有人告某云，遮須國久無主，待汝父來作主。即此國是也。」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：「織綃娘子至矣！」神女曰：「洛浦龍王之處女，善織綃於水府。適令召之爾！」曠因語織綃曰：「近日人世，或傳柳毅靈姻之事，有之乎？」女曰：「□得其四五耳！餘皆飾詞，不可惑也。」曠曰：「或聞龍畏鐵，有之乎？」女曰：「龍之神化，雖鐵石金玉，盡可透達，何獨畏鐵乎？畏者，蛟螭輩也。」談論良久，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。情況昵洽，蘭豔動人，纏綿永夕。曠曰：「遇二仙娥於此，真所謂雙美亭也。」忽聞雞鳴，神女乃留詩曰：

「玉筋凝腮憶魏宮，朱絲一弄洗清風。明晨追賞慙愁寂，沙渚煙銷翠羽空。」

織綃詩曰：

「織綃泉底少歡娛，更勸蕭郎盡酒壺。愁見玉琴彈別鶴，又將清淚滴真珠。」

曠答二女詩曰：

「紅蘭吐豔問天桃，自喜尋芳歎已遭。珠珮鵲橋從此斷，遙天空恨碧雲高。」

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，贈曠曰：「此乃陳思王賦云『或採明珠，或拾翠羽』。故有斯贈，以成《洛神賦》之詠也。」龍女出輕綃一匹，贈曠曰：「若有胡人購之，非萬金不可。」神女曰：「君有奇骨，當出世。但淡味薄俗，清襟養真，妾當為陰助。」言訖，超然躡虛而去，無所睹矣。後曠寶其珠綃，多游嵩岳。友人嘗遇之。今遁世不復見。

甄后，失節婦耳。陳思王託言洛神，乃即真耶？生既鍾情於陳思，死後賞音於蕭曠。為神者，如是乎？必不然！必不然！

遼陽海神

正德初，徽人程宰士賢，與兄某挾重資商於遼陽。數年，所向失利，展轉耗盡。於是羞慚慘沮，鄉井無望。遂受傭他商，為之掌記以餬口。二人聯屋而居，憤懣無聊。至戊寅秋，又數年矣！

遼陽天氣早寒，一夕風雨暴作，程已擁衾就寢。燈燭既滅，又無月光。忽盡室明朗，殆同白晝，室中什物，毫髮可數。方疑惑間，又覺異香氤氳，莫知所自。風雨息聲，寒威頓失。程錯愕，高聲呼怪；冀兄聞之。兄寢僅隔一土壁，寂然不應。愈惶急無計，遂引衾罩首，向壁而臥。少頃，又聞空中車馬喧鬧，管弦金石之音自東南來。初猶甚遠，須臾已入室矣！回眸竊視，則三美人，皆朱顏綠鬢，明眸皓齒，約年二□許。冠帔盛飾，若世所圖后妃之狀。前後左右，侍女數百，亦皆韶麗。室才方丈，數百人各執其事，周旋進退，綽然有餘，不見其隘。門窗皆扁，不知何自而入？俄頃，冠帔者一人，前逼牀撫程微笑，曰：「果熟寢耶？吾非禍人者，與子有宿緣，故來相就。何見疑若是？」程私計此物靈變，若非仙，則鬼。果欲禍吾，雖臥不起，其可道乎？且既彼有宿緣語，或亦無害。遂推枕下榻，匍匐前拜曰：「下界愚夫，不知真仙降臨，有失虔迓，誠合萬死。」美人引手握程起，慰令無懼。遂與南面同坐。其二人者，東西相向。即命侍女行酒進饌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睹。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，卮亦絕大，約容酒升許。程素少飲，固辭不勝。美人笑曰：「郎懼醉耶？此非人間曲蘗，奈何概以狂藥見疑？」遂自引卮奉程，程不得已為之一吸。酒凝厚如錫，而爽滑異甚，不覺一卮俱盡，略無醉意。酒每一行，必八音齊奏，聲調清和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。酒闌，東西二美人起曰：「夜向深，郎夫婦可就寢矣！」遂為褰幃拂枕而去。其餘侍女，亦皆隨散。凡百器物，瞥然不見。門亦尚扁，又不知何自而出。獨留同坐美人，相與解衣登榻。肌膚滑瑩，凝脂不若。側身就程，豐若有餘，柔若無骨。程於斯時，神魂飄越，莫知所為矣！程既喜出望外，美人亦眷程殊厚。因謂：「世間花月之妖，飛走之怪，往往害人，所以見惡，吾非若此，郎慎勿疑。雖不能有大益於郎，亦可致郎身體康勝，資用稍足。倘有患難，亦可周旋。但不宜漏泄耳！」又謂程曰：「吾非仙也，實海神也。兄雖至親，亦慎勿言。」須臾，鄰舍雞鳴。昨夜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，各致賀詞，盥洗嚴妝，捧擁而出。轉盼間，已失所在。程茫然自失，曰：「豈其夢耶？」然念飲食笑語，交合誓盟之類，皆歷歷明甚，非夢境也。且惑且喜。頃之，出就兄室。兄大駭曰：「汝今神采發越，頓異昨日，何也？」程謬言：「年來失志，鄉井無期。昨夕暴寒，愁思殊切，有何快心而神采發越耶？」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，有加於昔。心竊喜之，唯恐不復至也。至夜，美人忽至，但儀從音樂不如疇昔之盛，彼二人者，亦不復來。美人笑曰：「郎果有心若是，但當終始如一耳。」即命侍女行酒薦饌，珍腴如昨，歡謔諧笑，則有加焉。須臾撤席就枕，雞鳴復去。自後率以為常，殆無虛夕。

有時言及往年貿易貨折事，不覺嗟歎。美人曰：「君欲起家，可圖經營，吾當相助。」時已卯初夏，有販藥材者，諸藥已盡，

獨餘黃柏大黃各千餘斤不售，殆欲委之而去。美人謂程曰：「是可居也，不久大售矣。」程有備值銀□餘兩，遂盡易而歸。其兄謂弟失心病風，詈罵不已。數日，疫癘大作。二藥他肆盡缺，即時騰貴，果得五百餘金。又有荊商販彩緞者，途間遭濕熱蒸，發斑過半，日夕涕泣。美人謂程，是亦可居也。遂以五百金，獲四百餘匹。兄又頓足不已！商伙中亦皆相咎竊笑。月餘，逆藩宸濠反於江西，朝廷急調邊兵南討。師期促甚，戎裝衣織，限在朝夕。帛價騰踊，程所居者，遂三倍而售。庚辰秋，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，已售什八矣。尚存粗者什二，忽聞母死，急欲奔喪。美人又謂程：「是亦可居也。」程遂以千金，易六千餘匹。蓋蘇人歸計甚急，止取原值而去也。明年辛巳三月，武宗崩，天下服喪。遠既絕遠，布非土產，價頓高，又獲利三倍。如是屢屢，不能悉紀。四五年間，展轉數萬，殆過昔年所喪□倍矣。

他夕，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，悉為剖析。又問美人：「姓氏為何？」曰：「吾既海神，有何姓氏？」「有父母親戚乎？」曰：「既無姓氏，豈有親戚？」「年幾何矣？」曰：「既無所生，有何年歲？」

迨嘉靖甲申，首尾七年。每夜必至，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時。兩情纏綿，愈久愈固。一夕，程忽念及鄉井，謂美人曰：「僕自離家，已二□年矣。向因耗折，不敢言旋。今蒙大造，豐饒過望。欲暫與兄歸省墳墓，一見妻子，便當復來，永奉歡好。期在周歲。」美人歎歎曰：「數年之好，果盡此乎。郎宜自愛，勉圖後福。」言訖，悲不自勝。程大駭曰：「某告假歸省，必當速來，以圖後會，何敢有負恩私？而夫人乃遽捐棄若是耶？」夫人泣曰：「大數當盡，非關彼此。郎適所言，自是數當永訣耳。」言猶未已，前者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，一時皆集。兩情依依，哽咽不已。諸女前啟曰：「大數已終，法駕備矣！請速登途，無庸自戚。」美人猶執程手泣曰：「子有三難近矣！時宜警省，吾自相援。過此以往，終身清吉，永無悔吝，壽至九九，當候子於蓬萊三島，以續前盟。子亦自宜宅心清淨，力行善事，以副吾望。身雖與子相遠，子之動作，吾必知之。萬一墮落，自干天律，吾亦無如之何也！勉之，勉之。」程斯時神志俱喪，莫措一辭，但雪涕而已，既而鄰雞群鳴，促行愈急，乃執手泣訣而去，天明，兄聞哀慟之聲，細詰不已。度弗能隱，乃具述會合始末，及所以豐裕之由。兄始駭悟，相與南面瞻拜。次日，城之內外，皆傳遍矣。程由是終日鬱鬱，若居伉儷之喪，遂束裝南歸。俾兄先部貨財，自潞河入舟；而自以輕騎，由京師出居庸，至大同，省其從父。留連累日，未發。忽夢所遇美人，催去甚急，曰：「禍將至矣！猶盤桓何為？」程憶前言，即晨告別。而從父慫慂留錢，抵暮出城，時已曠黑，乃寓宿旅館。是夜三鼓，又夢美人連催速發，云：「大難將至，稍遲不得脫矣！」程驚起，策騎東奔四五里，忽聞炮聲連發。回望城外，則火炬四出，照天如晝。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，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。及抵居庸，夜宿關外。又夢美人連促過關，云：「稍遲必有狴犴之憂矣！」程又驚起，叩關，候門啟先行。行過數里，而宣府檄至，凡自大同人關者，非公差吏役，皆桎梏下獄詰驗，恐有奸細入京也。是夜，與程偕宿者，無一得免。有禁至半年者，有庾死於獄者。程入舟，為兄備言得脫之故，感念不已！及過高郵湖，天雲驟黑，狂風怒號，舟掀蕩如簸。須臾二桅皆折，危在瞬息矣！忽聞異香滿舟，風即頓息。俄而黑霧四散，中有彩雲一片，正當舟上，則美人在焉！自腰以上，毫髮分明，以下，則霞光擁蔽。程悲感之極，涕泗交下，遙瞻稽首。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，容色猶戀戀如故也。舟人皆不之見。良久而隱，從是遂絕矣。

程於丙申年，來游金陵雨花臺。有人邀與相見，詢其始末。程故儒家子，少嘗讀書，其言歷歷，俱有源委。且年已六□，容色僅如四□許人。足徵其遇異人無疑也。

河伯女

餘杭縣南有上湖，湖中央作塘。有一人乘馬看戲，將三四人至岑村，飲酒小醉，暮還。時炎熱，因下馬入林中，枕石而眠。馬逸，從人悉追之，至暮不返。眠覺，日已向晡，不見人馬。見一女子，年可□六七。云：「日既向暮，此間大可畏，君作何計？大人暫欲相見，便可同行。」俄見二□餘人，隨新車至，趨上，其行如飛。道中絡繹把火，見城郭邑居。既入城，進廳事。有信幡，題云「河伯」。俄見一人，年三□許，顏色如畫，侍衛繁多，相對欣然。敕行酒炙，云：「僕有小女，頗聰明，欲以給君箕帚。」其人知是神明，不敢拒逆。便敕備辦，令就進婚，即申承白已辦。遂穿絲布單衣，及紗夾絹裙，紗衫褲履屐，皆精好。又給□小束，青衣數□人。婦年可□八九，姿容婉媚，一住三日，經大會客，拜閭，四日，云：「禮既有限，當發遣去。」婦以金甌麝香囊為婿別，涕泣而分。又與錢□萬，藥方三卷。云：「可以施功佈德。」復云：「□年當相迎。」此人歸家，遂不肯別婚，辭親出家作道人。所得三卷方：一卷脈經；一卷湯方；一卷丸方。周行救療，皆致神驗。後母老兒喪，因還婚宦，出《幽明錄》。

太原郡東有崖山。天旱，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，俗傳：「崖山神娶河伯女，故河伯見火，必降雨救之。」今山上多生水草。

蕩口仙姝

華善述，字仲達，無錫縣人。住蕩口，少有靈質，喜談《黃庭內景》之事。弱冠時，嘗遇一仙姝夜降，容服端麗，世無儔也。自云與生有夙緣，經宿而去。情好甚篤，題詩贈華云：

「冷落珠簾二□秋，今宵重脫翠雲裘。仙郎漫著紅羅污，花蕊年年血淚流。」

臨別，授華辟谷煉氣諸方。華遂絕粒，閉關獨處。室中時時聞異香，又數有笙鶴往來。因賦《懷仙雜詩》數章，嘗錄以示人。其佳句有云：「鏡裡舞鸞空有恨，釵頭飛燕已無蹤。」「永夜夢魂千里月，隔年書信數行星。」「至今別處依然在，夜夜明河瀉枕邊。」「丹霞有路身難到，青鳥能言信易通。」「織就雲衣如可寄，願添調脫在其中。」皆有感而作，非漫言也。瑯琊王世貞，沛國劉鳳，皆嘗過其家。並見群鶴舞於空中，如送迎然。

汜人

垂拱中，駕在上陽宮。太學進士鄭生，晨發銅駝裡，乘曉月度洛橋。橋下有哭聲甚哀，生下馬察之，見一豔女，黯然蒙袂曰：「孤養於兄嫂，嫂惡苦我，今欲赴水，故留哀須臾。」生曰：「能隨我歸乎？」應曰：「婢御無悔。」遂載與之歸所居，號曰「汜人」。能誦《楚詞》《九歌》《招魂》《九辨》之書。亦嘗擬詞賦為怨歌，其詞豔麗，世莫有屬者。因撰《風光詞》曰：

「隆光秀兮招盛時，播薰綠兮淑華歸。顧空漢兮有處萼，方潛重房以師姿。見耀態之韶美兮，蒙長謁以為帷。醉融光兮眇眇彌彌。遠千里兮涵煙眉，晨陶陶兮暮熙熙。無矮娜之禮條兮，（左女右與）盈盈以披遲。酬游顏兮倡蔓卉，流情電兮髮隨施。」

生居貧，汜人常出輕繒一端賣之，有胡人酬千金。居歲餘，生將游長安。是夕，謂生曰：「我湖中蛟室之姝也，謫而從君。今歲滿，無以久留君所。」乃與生訣，生留之不能得。去後一餘年，生兄為岳州刺史，會上巳日，與家徒登岳陽樓，望鄂渚，張宴樂酣，生愁思吟曰：「情無限兮蕩洋洋，懷佳期兮屬三湘。」聲未終，有畫舫浮漾而來，中為彩樓，高百餘尺。其上花帷帳闌籠畫囊，有彈弦鼓吹者，皆神仙蛾眉，被服煙電。裾袖皆廣大，中一人起舞，含嚙怨慕，形類汜人。舞而歌曰：「訴青春兮江之隅，拖湖波兮裊綠裾。荷拳拳兮來舒，非同歸兮何如。」舞畢，斂袖悵然。須臾，風濤崩怒，遂不知所在。

西湖水仙

宋時，有邢鳳者，字君瑞，寓居西湖，有堂曰「此君」，水竹幽雅，常偃息其中。一日獨坐，見一美女度竹而來。鳳意謂人家宅眷，將起避之。女遽呼曰：「君瑞毋避我，有詩奉觀。」乃吟曰：

「娉婷少女踏春陽，無處春陽不斷腸。舞袖彎弓渾忘卻，羅衣虛度五秋霜。」

鳳聽罷，亦口占挑之曰：

「意態精神畫亦難，不知何事出仙壇？此君堂上雲深處，應與蕭郎駕彩鸞。」

女曰：「予心子意，彼此相同。奈夙數未及，當期五年。君來守土，相會於鳳凰山下。君如不爽，千萬相尋。」言訖不見。

後五年，邢隨兄鎮杭，乃思前約，具舟泛湖。默念間，忽聞湖浦鳴榔，遙見一美人，駕小舟，舉手招之，曰：「君瑞，信人也。」並舟相敘曰：「妾西湖水仙也。千里不違約，君情良厚矣！」君瑞喜躍過舟，蕩入湖心，人舟俱沒。後人常見鳳與採蓮女，遊蕩於清風明月之下，或歌或笑，出沒無時焉。

洞庭君女

唐儀鳳中，有儒生柳毅者，應舉下第，將還湘濱。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，遂往告去。至六七里，鳥起馬驚，急逸道左。又六七里，乃止。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，毅怪視之，乃殊色也。然而娥臉不舒，巾袖無光，凝聽翔立，若有所伺。毅詰曰：「子何苦而自辱如此？」婦始笑而謝，終泣而對曰：「賤妾不幸，今日見辱問於長者。然而恨貫肌骨，亦何能愧避！幸一聞焉！妾洞庭龍君少女也。父母配嫁荊州次子，而夫婿樂逸，為婢僕所惑，日以厭薄。既而將訴於舅姑，舅姑愛其子，不能御。逮訴頻切，又得罪於舅姑。舅姑毀黜以至此。」言訖，欷歔流涕，悲不自勝。又曰：「洞庭於茲，相遠不知其幾多也？長天茫茫，信耗莫通。心目斷盡，無所知哀。聞君將還吳，密邇洞庭。欲以尺書，寄託侍者。未卜將以為可乎？」毅曰：「吾義夫也。聞子之言，氣血俱動，恨無毛羽，不能奮飛。是何可否之謂乎？然而，洞庭深水也。吾行塵間，寧可致意耶？子有何術，可以導我？」女悲泣再謝，曰：「君不許，何敢言？既許而問，則洞庭之與京邑，不足為異也。」毅請聞之。女曰：「洞庭之陰，有大橘樹焉，鄉人謂之社橘。君當解去茲帶，束以他物，然後舉樹三發，當有應者。因而隨之，無有礙矣。倘獲回耗，雖死必謝。」毅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女遂於襦間解書，再拜以進，束望愁泣，若不自勝。毅深為之戚，及置書囊中。因復問曰：「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祇豈宰殺乎？」女曰：「非羊也，雨工也。」曰：「何為雨工？」曰：「雷霆之類也。」毅復視之，則皆矯顧怒步，飲齧甚異。而大小毛角，則無別羊焉。毅又曰：「吾為使者，他日歸洞庭，慎勿相避。」女曰：「寧止不避，當如親戚耳！」語竟，引別東去。不數步，回望女與羊，俱無所見矣。

其夕至邑，而別其友。月餘到家，乃訪於洞庭之陰，果有社橘。遂易帶向樹三扣。俄有武夫出波間，詢：「貴客何自？」毅不告其事，曰：「謁大王耳！」武夫揭水指路，引毅以進。謂毅曰：「當閉目，數息可達矣。」毅如言，遂至其宮。始見臺閣相向，門戶千萬。奇草珍木，無所不有。夫乃指毅止於大室之隅。毅曰：「此何所也？」夫曰：「此靈虛殿也。」毅視之，則人間珍寶，畢盡於此。柱以白璧，砌以青玉，牀以珊瑚，簾以水晶。雕琉璃於翠楣，飾琥珀於紅棟。奇秀深杳，不可殫言。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謂夫曰：「洞庭君安在哉？」曰：「君方幸玄珠閣，與太陽道士講《火經》，少選當畢。」毅曰：「何謂《火經》？」夫曰：「吾君，龍也。龍以水為神，聽一波，可包陵谷。道士，乃人也。人以火為神，發一炬，可燎阿房。然而靈用不同，玄化各異。太陽道士，精於人理，吾君邀以舉焉。」言粗畢，而宮門大辟。景從雲合，見一人披紫衣，執青玉。夫躍曰：「此吾君也。」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問曰：「豈非人間之人乎？」毅曰：「然。」遂入拜，君亦拜，坐於靈虛之下。謂毅曰：「水府幽深，寡人聞味，夫子不遠千里而來，將有為乎？」毅曰：「毅，大王之鄉人也。長於楚，遊學於秦。昨下第，閒驅涇水之上，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，風鬟雨鬢，所不忍視。毅因語之，謂毅曰：『為夫婿所薄。』悲泗淋漓，遂託書於毅，今以至此。」因取書進之。洞庭君覽畢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「老父讐讐，使深閨孺弱，遠罹辱害。公乃陌上人也，而能及之。幸被齒發，何敢負德？」詞畢，又哀咤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時有宦人密侍君者，君日以書授之，令達宮中。須臾，宮中皆慟哭。君驚謂左右曰：「疾告宮中，無使有聲，恐錢塘所知。」毅曰：「錢塘，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寡人愛弟也。昔為錢塘長，今則致政矣。」曰：「何故不使知？」曰：「以其勇過人耳！昔堯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近以天將失意，穿於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，遂寬其同氣之罪。然猶縻繫於此。故錢塘之人，日來候焉。」詞未已，而大聲忽發，天折地裂，宮殿擺簸，雲煙拂湧。俄有赤龍，長萬餘尺，電目血舌，朱鱗火鬚，項掣金鎖，鎖牽玉柱，千雷萬霆，繳繞其身，霰雪兩雹，一瞬皆下。乃擘青天而飛去。毅初恐壓仆地。君親起持之，曰：「無懼，固無害。」毅良久安抑，乃獲自定。因告辭曰：「願得生歸，以避復來。」君曰：「不必如此。其去則然，其來則不爾，幸為少盡纏繞。」因命酌。俄而祥風慶雲，融融怡怡，幢節玲瓏，簫韶以隨。紅妝千萬，笑語熙熙。中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，明璫滿身，綃縠參差。迫而視之，前所寄辭女。然而若喜若悲，零淚如絲。須臾，紅煙蔽其左，紫氣舒其右，香凝環旋，入於宮中。君笑謂毅曰：「涇水之囚人至矣。」君乃辭入宮。須臾，又聞怨苦，久而不已。有頃，君復出，與毅飲。又有一人，披紫裳，執青玉，貌聳神溢，自外而入。左右謂毅曰：「此錢塘也。」毅起，趨拜之。錢塘亦盡禮相接，且致謝甚懇。既而告兄曰：「適者辰發靈虛，已至涇陽，午戰於彼，未還於此，申間馳至九天，以告上帝。上帝知其冤，而有其失。前所譴執，因而獲免。然而剛腸激發，不違辭候。驚擾宮中，復忤賓客。愧惕慚懼，不知所還。」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「所殺幾何？」曰：「六萬。」「傷稼乎？」曰：「八百里。」「無情郎安在？」曰：「食之矣。」君憮然曰：「頑童誠不可忍，然汝亦太草草。賴上帝靈聖，諒其至冤。不然者，我何辭焉。從此勿復如斯。」錢塘復再拜。坐定，遂宿毅於凝光殿。

明日，又宴毅於凝碧宮。會友戚，張廣樂，具以醪醴，羅以甘潔。初，笳角擊鼓，旌旗劍戟，舞萬夫於其右。中有一夫，前曰：「此《錢塘破陣樂》。」旌鏃傑氣，顧驟悍栗。坐客視之，毛髮皆豎。復有金石絲竹，羅綺珠翠，舞千女於其左。中有一女前進曰：「此《貴主還宮樂》。」清音宛轉，如訴如慕。坐客聽之，不覺淚下。二舞既畢，龍君大悅。紈綺頡於舞人。然後密席貫坐，縱酒極娛。酒酣，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：

「大天蒼蒼兮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？狐神鼠怪兮，薄社依牆。雷霆一發兮，其孰敢當！荷貞人兮，信義長；今骨肉兮，返故鄉。永言慚愧兮，何時忘？」

洞庭君歌罷，錢塘君再拜而歌曰：

「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途。此不當婦兮，彼不當夫。腹心辛苦兮，涇水之隅。鬢鬢風霜兮，兩雪羅襦。賴明公兮，引素書；今骨肉兮，家如初。永言珍重兮，無時無。」

錢塘君歌闌，洞庭君俱奉觴於毅。毅踟躕而受爵，飲訖，復以二觴奉二君。乃歌曰：

「碧雲悠悠兮，涇水東流。傷嗟美人兮，兩泣花愁。尺書遠達兮，以解君憂。哀冤果雪兮，還處其休。荷君和雅兮，盛甘羞。山家寂寞兮，難久留。欲得辭去兮，悲網繆。」

歌罷，皆呼萬歲！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貯以開水犀，錢塘君亦出紅珀盤，貯以照夜璣，皆起進毅。毅辭謝而受。既而宮中之人，咸以綉綵珠璧，投於毅側。重疊煥赫，須臾埋沒於前後。毅笑語四顧，愧揖不暇。泊酒闌歡極，毅辭起，復宿於凝光殿。

翌日，又宴毅於清光閣。錢塘君因酒作色，謂毅曰：「子不聞『猛石可裂不可卷，義士可殺不可羞』者耶？愚有衷曲，一陳於公。如可，則俱履雲霄；如不可，則皆夷冀壤。足下以為何如哉？」毅曰：「請聞之。」錢塘曰：「涇陽之妻，則洞庭君之愛女也。淑性茂質，為九姻所重。不幸見辱匪人，今則絕矣。將欲求託高義，世為親戚。使受恩者知其所歸，懷愛者知其所付。豈不為君子始終之道耶？」毅肅然而作笑曰：「毅始以為剛決明直，無如君者。奈何簫管方洽，新賓正和，不顧其道，以威加人，豈僕之素望乎？若遇公於洪波之內，玄山之中，鼓以鱗鬚，被以雲雨，將迫毅以死。毅則以禽獸視之，亦何恨哉！今體被衣冠，坐談禮義，盡五常之志性，窮百行之微旨，雖人世賢傑，有不如者，況江湖靈類乎？而欲以介然之軀，悍然之性，乘酒假氣，將迫於人，豈近直哉！且毅之質，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，然而敢以不伏之心，勝王強恭之氣，唯王壽之耳。」錢塘逡巡致謝曰：「寡人生長深宮，不聞正論。邇者詞述狂妄，唐突高明，退自循顧，戾不容責。幸君子不為此乖問也。」其夕歡宴如舊。毅與錢塘君，遂為知心友。

明日，毅辭歸。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。男女僕妾，悉出預會。夫人泣謂毅曰：「骨肉受君子深恩，恨不得展愧戴，遂至睽別。」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。夫人又曰：「此別豈有復相見之日乎？」毅於此雖不諾錢塘之請，然當此席，殊有歎恨之色。宴罷辭別，滿宮淒然。毅於是復循途上岸，見從者數人，擔囊以隨，至其家而辭去。

毅因適廣陵寶肆，鬻其所得，百未發一，財已盈兆。故淮右富族，咸以為莫如。遂娶於張氏，亡；又娶韓氏，數月，又亡。徙家金陵，常以鯁曠多感，欲求繼。媒氏來曰：「有盧氏女，范陽人也。父曰浩，嘗為清流宰。晚歲好道，獨游雲泉，今期不知所在矣。母曰鄭氏。盧氏女前年適清河張氏，無何而張子夭亡。今母憐其少艾，欲擇德以配焉。尊意可否？」毅乃卜日就禮。男女二姓，俱為豪族，法用禮物，極其豐盛。金陵之士，莫不健仰。居月餘，毅視其妻，俄憶類於龍女，而逸豔豐狀，則又過之。因與話昔事。妻曰：「世間豈有是理乎？」經歲餘，生一子，端麗奇特，毅益愛重之。逾月，乃笑謂毅曰：「君不憶余之於昔耶？余即洞庭君女也。銜君之恩，誓心求報。洎錢塘季父，論親不從，乖負宿心，悵望成疾。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，妾初心不替，復欲馳白於君。值君累娶不終，卜居於茲，得遂報君之意，今日死無恨矣！」因泣下。復謂毅曰：「始不言者，知君無重色之心，今乃言者，知君有愛子之意。君附書之日，笑謂妾曰：『他日歸洞庭，慎無相避。』誠不知當此之際，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？其後，季父請於君，君不許。君乃誠為不可耶？抑忿然耶？君其語之。」毅曰：「似有命者。僕始見子於長涇之隅，枉抑憔悴，誠有不平之志。然自約其心，以達子之命，餘無及也。初言慎勿相避者，偶然耳，豈有意哉！洎錢塘君逼迫之際，惟理有不可。夫始以行義為志。寧有殺其婿而納其妻者耶！因率肆胸臆，不遑避害。然而將別之日，見子有依然之容，心甚恨之。終以人事扼束，無由報謝。吁！今子盧氏也，又家於人間，則吾始心未為惑矣。從此以往，永奉歡好，心無纖慮也。」妻深感，悲喜交至。復謂曰：「勿以異類，遂為無心，固當知報耳。夫龍壽萬歲，今與君同之。」乃相與覲洞庭。既至，而賓主盛禮，不可備紀。復徙居南海，僅四□年，其邸第輿馬，珍鮮服玩，雖侯伯之室，無以加也。毅之族，咸遂濡澤。以其春秋積聚，容狀不衰，南海之人，靡不驚惑。及開元中，上方屬意神仙之事，精索道術。毅不安，遂歸洞庭。凡□餘年，殆莫知跡。出《異聞集》。

廣利王女

長慶中，進士張無頗居南康。將赴舉，游丐番禺。值府帥改移，投詣無所。愁疾臥於逆施，僕從皆逃。忽有善易者袁大娘來主人舍，瞪視無頗曰：「子豈久窮悴耶？某有玉龍膏一合子，不惟還魂其死，因此亦遇名姝。但立一表白，曰：『能治業疾。』若常人求醫，但言不可治，若遇異人請之，必須一往，自能富貴。」無頗拜謝受藥，以暖金合盛之。曰：「寒時但出此合，則一室喧熱，不假爐炭矣。」無頗依其言，立表數日，果有黃衣若宦者，扣門甚急。曰：「廣利王知君有膏，故使召見。」無頗誌大娘之言，遂從使者而往。

江畔有畫舸，登之甚輕疾。食頃，忽睹城宇極峻，守衛甚嚴。宦者引無頗入數□重門，至殿廷，多列美女，服飾甚鮮，卓然侍立。宦者趨而言曰：「召張無頗至。」遂聞殿上使軸簾。見一丈夫，衣王者之衣，戴遠遊冠，二紫衣侍女扶之而臨砌，招無頗曰：「請不拜。」王曰：「知秀才非南越人，不相統攝，幸勿展禮。」無頗強拜，王磬折而謝曰：「寡人薄德，遠邀大賢。蓋緣愛女有疾，一心鍾念。知君有神膏，倘獲痊平，實所愧戴。」遂令阿監二人，引入貴主院。無頗又經數重戶，至一小殿。廊宇皆綴明璣翠瑤，楹楣煥耀，若布金鈿。異香氤鬱，滿其庭戶。俄有二女褰簾，召無頗入。睹真珠繡帳中，有一女子，纔及笄年，衣翠羅縷金之襦。無頗切其脈良久，曰：「貴主所疾，是心之所苦。」遂出龍膏，以酒吞之，立愈。貴主遂抽翠玉雙鸞鏡而遺無頗，目成者久之，無頗不敢受。貴主曰：「此不足酬君子，但表其情耳。然王當有獻遺。」無頗愧謝。阿監遂引之見王。王出駭雞犀、翡翠碗、麗玉明瑰以贈。無頗拜謝，宦者復引送於畫舸，歸番禺，主人莫能覺。纔貨其犀，已巨萬矣。

無頗睹貴主華豔動人，頗思之。月餘，忽有青衣扣門而送紅箋。有詩二首，莫題姓字。無頗捧之，青衣倏不見。無頗曰：「此必仙女所製也。」詞曰：

「差解明璣尋漢渚，但憑春夢訪天涯。紅樓日暮鷺飛去，愁殺深宮落砌花。」

又曰：

「燕語春泥墮錦筵，情愁無意整花鈿。寒閨欹枕不成夢，香炷金爐自裊煙。」

頃之，前時宦者又至。謂曰：「王令復召，貴主有疾如初。」無頗欣然復往。見貴主，復切脈次。左右云：「王后至。」無頗降階，聞環珮之聲，宮人侍衛羅列。見一女子，可三□許，服飾如后妃。無頗拜之。后曰：「再勞賢哲，實所懷慚。然女子所疾，又是何苦？」無頗曰：「舊疾耳！心有擊觸而復作。若再餌藥，當去根幹。」后曰：「藥何在？」無頗進藥合。后睹之，默然色不樂，慰喻貴主而去。后遂白王曰：「愛女非疾，其私無頗矣！不然者，何以宮中暖金合，得在斯人處耶？」王愀然良久，曰：「復為賈充女耶？吾當成之，無使久苦。」無頗出，王命延之別館，豐厚宴犒。後王召之曰：「寡人竊慕君子為人，輒欲以愛女奉託，如何？」無頗再拜辭謝，心喜不自勝。遂命有司擇吉日，具禮待之。王與后敬仰愈於諸婿。遂止月餘，歡宴俱極。王曰：「張郎不同諸婿，須歸人間。昨簡於幽府云：『當是冥數。』番禺地近，恐為時人所怪，南康又遠，況別封疆，不如歸韶陽甚便。」無頗曰：「某意亦欲如此。」遂具舟楫，服飾珍珠，贈攜無算。唯侍衛輩，即須自置。

王遂與無頗別，曰：「三年即一到彼，無言於人。」無頗挈家居於韶陽，人罕知者。住月餘，忽袁大娘扣門，見無頗。無頗大驚。大娘曰：「張郎今日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！」二人各具珍寶賞之，然後告去。無頗詰妻，妻曰：「此袁天綱女，程先生妻也，暖金合，即其宮中寶也。」後再三歲，廣利王必夜至張室。後無頗為人疑訝，於是去，不知所適。出《傳奇》。

劉綱妻，袁天綱女，俱強與人婚姻事，何也？

以下廟像之神

九子魔母

常州吳生，參政公孫也。髫年，美風度，議婚未諧。一日，毗陵城上徒行，晚歸，偶與一女郎同路。或前或後，相傍相俛。女郎年稍長於吳生，姿容妖媚，韻度綽約，真靈人也。有四女奴從焉，皆妍冶上色，顧盼之間，輒通眉語。問：「郎君居止何處？」生喜不自勝，曰：「敝居咫尺，肯迂駕乎？」女郎微笑。生乘暝色，遽前擁之而歸，匿於密室，不令人知。是夕，置酒對飲，備極款狎。逡巡，滅燭為歡，弱骨豐肌，曲盡於飛之態。生既未近女色，女郎又宛然處子。誓心伉儷，永結綢繆。如是纏綿者浹旬矣。室中時起異香，芳風發越。女郎畫則作女真裝束，常服淡靚，不加新采；晚則花鈿滿髻，濃豔照人。左右見者，無不蕩魂。

於時，春色漸酣，名花爛發。女郎謂吳生曰：「東望吳山越水，靈氣蔚然，吾將往觀。」生即駕二樓船，從女郎出遊。兩月之間，虎丘茶磨六橋三竺諸勝地，無不探焉。綺羅圍繞，路人驚異，謂是神仙之游也。臨發杭城，令生多買好胭脂不計其數。久之，乃返棹蘭陵。吳生一日窺其小妝奩中，見有碧玉圭，徑尺許，問：「何用？」女郎曰：「卿自諦觀，何問我為？」簡之，圭足乃有鐫摹「玉帝」二字，填金所書。頗錯愕，戲之曰：「夫人能執此朝玉京天帝耶！」女郎曰：「卿何了了若是耶？」以生年未及冠，每易而狎之。又一日，出其所秘簿籍示生，則吳族某貴人新雋魁者姓名，哀然其上矣。暇則私向生說天上事，及諸神仙變幻，又教以房中玄素之術。生由此精神倍常，知其審神人也。

然歡洽既久，兩情如膠。女郎既不甚藏密，吳生亦略無疑懼。家人憂郎君為邪所魅，陰遣道士結壇誦咒驅之，寂寂無驗。最後得某法師術，揮劍擊之，中女奴左臂。女郎大呼詬罵，與生惆悵嗚咽。挈四女奴，白晝凌空而逝，疾如風雨。所傷之臂，脫墮階前，視之，乃土偶臂也。無何，家人於城北一古廟中，忽見九子魔母，妝塑姿容絕麗。旁有四侍者，一折其臂，容貌依稀，宛如前遭。吳生竟無恙。所延法師，不疾而殂矣。

按《會昌解頤》及《河東記》載：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，出脂粉錢百萬，別繪魔母神堂。忽遇善畫者從劍南來，一夕而成，光明燦爛。觀察擇日設齋，大陳伎樂。復遇黑叟荷鋤而至，直上魔母堂，舉鋤以劓其面，壁乃頽。撫掌笑曰：「恨畫工之罔上也。如其不信，田舍老妻，足為驗耳！」遂自葦莽間，引一女子，年□五六，薄傅粉黛，服不甚奢豔，而態媚動人，頃刻到寶林

寺。百萬之眾，引頸駭觀。皆言：「所畫神母，果不及耳！」攜手而行，二人俱化為白鶴沖天而去。由此驗之，魔母信是神仙麗質，吳郎所遇不誣矣！《玉堂閒話》亦載：南中僧院，有九子母像，裝塑甚奇。行者少年，夜入其堂寢宿，有一美婦人引同狎處。與此事今古相符。魔母不擇偶如此，一淫物耳，何以稱神？神不為淫，崇或憑焉。

女靈觀

汝州魯山縣西六里，小山間有祠，曰「女靈觀」。其像獨一女子，低鬟嚙蛾，豔冶而有怨慕之色。祠堂後平地，怪石圍數畝。上列三峰，皆餘丈，森然尚太華也。詢之老人云：「大中初，斯地忽暴風驟雨，襄丘陵，震屋瓦，一夕而止，遂有茲山。其神見形於樵蘇者曰：『吾商於之女也，帝命有此百里之境。可告鄉里，為吾立祠於山前。山名女靈，吾所持來者。無曠春秋祭，吾當福汝。』鄉人遂建祠，官書祀典，曆數世矣。」咸通末，縣令某嘗致祭，與同舍生譙國夏侯禎偕行。祭畢，與禎縱觀祠內，禎獨拳拳不能去。乃索卮酒酌曰：「夏侯禎年少，未有匹偶。今者仰觀靈姿，願為廟中掃除之隸，神其鑒乎。」既舍爵，乃歸。其夕，夏侯禎愴恍不寐，若為陰物所中。其僕來告，令走視之，則目瞪口呆，不能言矣。令謂曰：「得非女靈乎。」禎頷焉。令命吏載楮鏹，挈尊席，而禱曰：「夫人岳鎮愛女，疆場明祗，致禾黍豐登，戢虎狼暴橫，斯神之任也。今日之祭，乃郡縣常祀。某職其事，敢不嚴恭。豈謂友生不勝酸醜之餘，至有慢言，瀆於神聽，今疾作矣！豈降之罰耶，抑果其請耶！若降之罰，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，違好生之德，當專戮之辜，帝豈不降鑿，而使神祇虐於下乎！若果其請，是以一言乖貞靜之道，播淫泆之風，若九閻一呼，必貽幃箔不脩之責。況天下多美丈夫，何必是也？神其聽之。」莫訖，夏侯生康豫如故。

張女郎

沈警，字玄機，吳興武康人也。美風調，善吟詠，為梁東宮常侍。名著當時，每公卿宴集，必致騎邀之。語曰：「玄機在席，顛倒賓客。」其推重如此。後荆楚陷，沒入周，為上柱國。奉使秦隴，途過張女郎廟。旅行多以酒肴祈禱，警獨酌水。具祝詞曰：「酌彼寒泉水，紅芳掇巖谷。雖致之非遙，而薦之隨俗。丹誠在此，神其感錄。」既暮，宿傳舍。憑軒望月，作《鳳將雛。含嬌曲》。其詞曰：「命嘯無人嘯，含嬌何處嬌。徘徊花上月，空度可憐宵。」又續為歌曰：「靡靡春風至，微微春露輕。可惜關山月，還成無用明。」吟畢，聞簾外歎賞之聲。復云：「閒宵豈虛擲，皓月豈空明。」音旨清婉，頗異於常。忽見一女子，孳然而入。拜云：「張女郎姊妹，見使致意。」警異之，乃具衣冠。未離坐，而二女已入。謂警曰：「跋涉山川，因勞動止。」警曰：「行役在途，春宵多感。聊因吟詠，稍遣旅愁。豈意猥降仙駕，願知伯仲。」二女即相顧而微笑。大女郎謂警曰：「妾是女郎妹，適廬山夫人長男。」指小女郎云：「適衡山府尹小子，並以生日，同覲大姊。屬大姊今朝層城未旋，山中幽寂，良夜多懷，輒欲奉屈，無憚勞也。」遂攜手出門，共登一輜駟車，駕六馬，馳空而行。俄至一處，朱樓飛閣，備極煥麗。令警止一水閣，香氣自外入。簾幌多金縷翠羽，間以珠璣，光照滿室。須臾，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，揖警就坐，又具酒肴。於是，大女郎彈箏篴，小女郎援琴為數弄，皆非人世所聞。警嗟賞良久，願請琴寫之。小女郎笑而謂警曰：「此神仙所製，不可傳於人間。」警粗記數弄，不復敢訪。及酒酣，大女郎歌曰：「人神相合兮，後會難。邂逅相遇兮，暫為歡。星漢移兮，夜將闌。心未極兮，且盤桓。」小女郎歌曰：「洞簾響兮，風生流。清夜闌兮，管弦道。長相思兮，衡山曲。心斷絕兮，秦隴頭。」警歌曰：「會別須臾事，相思只夢知。不知牛共女，尚有隔年期。」二女郎相顧流涕，警亦下淚。小女郎謂警曰：「蘭香姨，智瓊姊，亦嘗懷此恨矣。」大女郎顧小女郎曰：「潤玉，此人可念也。」良久，大女郎命履，與小女郎同出。及門，謂小女郎曰：「潤玉，可便伴沈郎寢。」警欣喜如不自得，遂攜手入門，已見小婢前施臥具。小女郎執警手曰：「昔從二妃游湘川，見君於舜帝廟，讀湘王碑。此時想念頗切，不意今宵得諧宿願。」警亦備記此事，執手款敘，不能自己。小婢麗質前致詞曰：「人神路隔，別促會賒。況姮娥妒人，不肯留照；織女無賴，已復斜河。寸陰幾時，何勞煩瑣？」遂掩戶就寢，備極歡昵。將曉，小女郎起謂警曰：「人神事異，無宜卜書，大姊且至矣！」警於是抱持置膝，共敘衷款。須臾，大女郎至，復置酒。警又歌曰：

「直恁行人心不平，那宜萬里阻關情。只今隴上分流水，更聽從來嗚咽聲。」

警乃贈小女郎指環，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。歌曰：

「結心纏萬縷，結縷幾千回。結怨無窮極，結心終不開。」

大女郎贈警瑤鏡一圓，歌曰：

「憶昔窺瑤鏡，相望看明月。彼此俱照人，莫令光彩滅。」

贈答極多，不能備記，粗憶數首而已。遂相與出門，復駕輜駟車，送至下廟，乃執手嗚咽而別。及至館，懷中探得瑤鏡，金縷結。良久，乃言於主人。夜而失所在，時同侶咸怪警夜有異香。警後使回至廟中，於神座後得一碧箋，乃是小女郎與警書。備敘離恨，書末有篇云：「飛書報沈郎，尋已到衡陽。若存金石契，風月兩相忘。」從此遂絕。出《異聞錄》。

蔣侯廟（凡二條）

會稽^晉縣東野，有女子姓吳，字望子，年六，姿容可愛。其鄉有鼓舞解神者，要之便往。緣塘行，半路，忽見一貴人，乘船，端正非常。令人問望子：「欲問之？」且以事對。貴人云：「我今正往彼，便可入船共去。」望子辭不敢。忽不見，望子既拜神坐，見向船中貴人，儼然端坐，即蔣侯像也。問望子：「來何遲？」因擲兩橘與之。數數形見，遂隆情好，心有所欲，輒空中下之。嘗思啖鱸，一雙鮮鯉，隨心而至。經三年，望子忽生外意，神便絕往來。

宋咸寧中，太常卿韓伯子某，會稽內史王蘊子某，光祿大夫劉耽子某，同游蔣山廟。有數婦人像甚端正，某等各指像以妻匹配，戲弄之。即以其夕，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，曰：「家子女甚醜陋，而隈蒙榮顧，輒克某月某日悉相迎。」某等以其夢異常，試往相問，所夢符協如一。於是大懼，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。又夢蔣侯親降曰：「君等既荷不棄，甚愜所懷，佳期將及，豈容中悔？」經少時，並亡。

蔣侯者，廣陵蔣子文，嘗為秣陵尉，擊賊傷而死。吳孫權時，追封中都侯，立石鍾山，蓋正神也。而男女之際，輕取輕舍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

清溪小姑

會稽趙文詔，字子業。宋元嘉中，為東宮扶侍。廨在清溪中橋，與吏部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，相去二百步許。秋夜嘉月，悵然思歸。乃倚門唱《烏飛曲》，聲甚哀怨。忽有青衣婢詣門曰：「王家娘子白扶侍，聞君歌聲，有門人逐月遊戲，故遣相問。」須臾，女郎至。年可八九，行步容色可憐，猶將兩婢自隨。謂文詔曰：「聞君善歌，能為作一曲否？」文詔為歌《草生磐石》，音韻清暢，又深會女心。乃曰：「但令有瓶，何患不得水？」顧青衣還取筮篴，為扶侍鼓之。須臾至。女為酌兩三彈，泠泠更增楚絕。又令侍婢歌《繁霜》，自解裙帶係筮篴腰，叩之以倚歌。歌云：「日暮風吹，落葉依枝。丹心寸意，愁君未知。歌繁霜，侵曉幕，何意空相守？坐待繁霜落。」歌闌，夜已久，遂相依燕寢，竟四更別去。脫金簪以遺文詔。文詔亦答以銀碗及琉璃匕。既明日，文詔出，偶至清溪廟，歇神座上，見碗甚疑，而委悉之。屏風後則琉璃匕在焉，筮篴帶縛如故。祠廟中惟女姑神像，青衣婢立在前。細視，皆夜所見者。於是遂絕。相傳清溪小姑，為蔣侯第三妹。見《齊諧記》及《窮怪錄》等書。

按《續搜神記》載：晉太元中，謝家沙門竺曇遂，年二餘，白皙端正。嘗行經清溪廟前過，因入廟中看。暮歸，夢一婦人來語云：「君當來作吾廟中神，不復久。」曇遂夢問：「婦人是誰？」婦人云：「我是清溪廟中姑。」如此月許，便病。臨死，謂同學年少曰：「我無福，亦無大罪。死乃當作清溪廟中神。諸君行便，可過看之。」既死後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。既至，便靈語相勞問，音聲如昔時。臨去，云：「久不聞頃，思一聞之。」其伴慧觀，便為作唄訖，其神猶唱贊語云：「歧路之訣，尚有悽愴。況此之乖，形神分散。窈冥之歎，情何可言？」既而歎歎不自勝，諸道人等皆為流涕。然則清溪小姑，其無常夫者耶？蔣侯家法，未必

如此。當是邪崇作託耳！

康王廟女神

宋劉子卿，徐州人也。居廬山虎溪，少好學，篤志無倦。常慕幽閒，以為養性。恒愛花種樹，其江南花木，溪庭無不植者。文帝元嘉三年春，臨玩間，忽見雙蝶，五彩分明，來游花上，其飛如燕。一日中，或三四往復，子卿亦訝之。其夜，月朗風清。歌吟之際，忽聞扣扇，有女子語笑之音。子卿異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我居此溪五歲，人尚無能知，何有女子而詣我乎？此必有異。」乃出戶，見二女，各年□六七，衣服霞煥，容止甚都。謂子卿曰：「君常憐花間之物，感君之愛，故來相詣。」子卿延之坐，謂二女曰：「居止僻陋，無酒敘情，有慚於此。」一女曰：「此來豈求酒耶！況山月已斜，夜將垂曉。君子豈有意乎？」子卿唯唯，喜不自持。一女東向坐者，笑謂西向者曰：「今宵讓姊。」因起，送子卿入室而別。回顧子卿曰：「來夜之歡，願同今夕。」及曉，女乃請去。子卿曰：「幸遂繾綣，復更來乎？一夕之歡，反生深恨。」女撫子卿背曰：「且締新歡，後即次我。」出戶，不知蹤跡。是夕，二女又至，宴如前。姊謂妹曰：「我且去矣，昨夜之歡，今留與汝。汝勿貪多娛，迷惑劉郎。」言訖大笑，乘風而去。於是同寢。子卿問女姓氏，答曰：「但得佳妻，莫問閒事。」臨曉，子卿復問之。女曰：「我姊妹實非世人，亦非山精物魅。若說與郎，郎必異傳。故不敢取笑於人間。今者，與郎契合，亦是因緣。慎跡藏心，無使人曉。即姊妹每旬更至，以慰郎心。」乃去。常□日一至，如是數年。會子卿遇亂歸鄉，二女遂絕。廬山有康王廟，去所居二□里餘。子卿一日訪之，見廟中泥塑二女神，並壁間畫二侍者，容貌依稀，有如前遇，疑此是也。見《歷朝窮怪錄》。

水仙祠

元揭傒斯，字曼碩，豫章人。未達時，多游湖湘間。一日，泊舟江岸。夜二鼓，攬衣露坐，仰視明月如晝。忽中流一棹，漸逼舟側。中有素妝女子，斂衽而起，儀容甚雅。揭問之，答曰：「商人婦也。良人久不歸，聞君遠來，故相迓耳。」因與談論，皆世外恍惚事。且云：「妾與君有夙緣，非同人間之淫奔者。」迨曉，戀戀不忍去。臨別，謂揭曰：「君，大富貴人也，亦宜自重。」因留詩曰：

「盤塘江上是奴家，郎若閒時來吃茶。黃土築牆茅蓋屋，庭前一樹紫荊花。」

明日，揭舟阻風，上岸沽酒，問其地，即盤塘鎮。行數步，見一水仙祠。牆垣皆黃土，中庭紫荊芬然。及登殿，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。後揭官至翰林侍讀學士。神女之言，蓋不誣云。

唐四娘廟

有從政郎楊仲弓，習行天心法，能察人顏色。乾道中，為道州錄事參軍。受代未去，因出行市裡。逢小胥，呼問之，曰：「汝必為邪鬼所惑，不治將喪身。」胥謝無有。連日三遇之，皆不肯言。楊曰：「汝不畏死耶？言之何害？此崇非我不能治也。」胥始懼，曰：「實與鄰女有私，往來已久。雖不識其家，但舉措嗜好，一切不與人殊，無復可疑。官所云若此，豈其物乎？」楊曰：「是矣，汝秘之，勿泄。宜預備長綵線，串以針。今夕來時，密縫其衣裾，仍匿彼冠履一二種。正使是人，固足為戲笑；不然，便可推驗矣。」胥敬奉戒。女至，悉如之。雞鳴女起，而失翠冠及一履。意狀荒擾，尋索弗得。胥但佯寐，陰察其所為。天且明，佛然而去。胥視二者，乃捏泥所製。即攜示楊，楊行法考訊，遣吏遍訪群祠，蓋城北唐四娘廟侍女也。胥往驗之，真所偶者。頭上無一冠，一足只著襪，彩線出於像背。楊誦咒，舉火焚厥軀，胥得無恙。唐四娘者，淫祀也。楊終於郴州里椽。營道尉史何信、九疑道士李道登，皆見其事。

廣通神廟

鄒二郎蓮，隨父令廣通時，嘗謁廣通神廟。見土偶侍女，心動。其夕，女人寢室與蓮昵，自後不絕。比歸京山，女亦至。嘗攜之還廣通，藏馬下。遇二騎追尋甚急，女謂蓮曰：「吾不能隨汝矣。」予墨一片，曰：「有急，用此為解。」遂墮公安人家積薪中。其家以為盜，出墨辨折，乃已。年八□餘始卒。蓮有女，嫁廩生白陽嚴紀聞。有紫羅囊在女處。乃神所餉，今尚存。

柳林子廟

黃寅，字清之，建安人。政和二年，試京師。未到六□里，抵小陳留旅舍寓宿。夜將二鼓，觀書且讀。聞扣戶聲，其音嬌媚。出視之，乃雙髻女子，衣服華麗。微笑言曰：「妾西鄰之女，少好書史。恨墮女流，父母督以針黹，不遂志願。今夕，二親皆赴姻家禮會，因乘間竊步至此。聞君讀書聲，歡喜無限，能許我從容乎？」寅留與坐。即簡書冊玩讀，又索飲。具酒款接，微言挑譎，略不羞避，遂就寢。雞鳴而去，復約再會。往還幾半月，店媪訝其無故久留。其所親柳仲恭來，拉以同入都。女子已知，俟來告別，攜手而泣。寅發篋，出銀五兩以贈。且而行，可二□里，地名柳林子。見一廟，神坐旁侍女，宛然是所遇者。詳視之，其色故赧然，若負愧之狀。紙裏墮側，銀在其中，初未嘗啟視也。

延壽司

姑蘇衛人王宗本，行賈於汴。抵夜，則有美人入室與狎。詢其居止名氏，終不言。久而成疾，疑為妖也。俟來時，以黑油塗其面，女泣去。旦日，歷觀神祠，至城隍廟延壽司捧香盒女像，面有黑油。以語廟祝毀之，中有血水流出。

土地廟判官

北門橋朱某妻顧氏，每夜有巨人來共寢，日漸羸德。家人語婦曰：「取其佩戴之物斯知何怪矣。」婦俟與交時拔其頭上一件，藏於席。明視之，乃紗帽展翅也。朱驗至土地廟中判官，正失此翅。縣報兵馬司，轉申刑部，問判官杖罪一百成招，拽像至中衢，杖而碎之，中有血水流出。顧氏得無恙。此嘉靖己亥年事，陸儼卒業南雍，親見之。

以下雜神

北陰天王子

建康酒庫專知官雍璋妻女，以上巳日遊真武廟。焚香畢，循東廊觀畫壁。逢少年子，著淡黃衫，繫紅勒帛，儀狀華楚，不知誰氏子，立女旁凝目注視。母怪怒，極趨西廊。俄而，亦隨至。母詰之曰：「良家處女，郎君安得如是？」乃從後門出，少年亦隨不捨。迨行雜沓，始不見。是夜，女就寢，揭帳，少年已先在牀。笑曰：「汝美好如此，不幸生胥吏家，不過嫁一市賈耳。吾乃貴家兒郎，與汝偶，真可為汝賀，毋疑我。」遂握手留宿。至旦，而母知之，絕以為憂。經旬日，謂女曰：「我既為門婿，當拜丈人丈母。」於是，正衣冠出拜，舉止敘述如士人。他日又言：「吾當有所補助汝家，遇給米付廚時，當諦視。」明日視之，米中得北珠數顆。自是每日皆然，轉盼成富人。建第宅，且別起樓與女居。凡有所需，如言輒至。若會宴親戚，則椅桌杯盤，悉如有人持攜，從胡梯而下。荏苒數歲。或謂雍生曰：「一女如此，而甘心付之邪鬼乎？且所得財物，未必皆真。久必將為禍。」雍生心固不樂，即呼道士行法逐治。甫入門，已倒懸於梁。又呼僧，誦穢跡咒，正跌坐擊磬，不覺身懸空，行室中數□匝，懼而趨出。少年蓋自若。時時自稱乘靈王招飲，或言嘉應王招飲，歸必大醉。人又教雍生，使嫁女以絕之。得一將官子，既納采，少年謂女曰：「知汝將適人，固難阻拒，當為汝辦資裝。成禮時，卻施小戲術，聊奉一笑。」於是，縑帛器皿致於前。及婿登牀，若為人昇於地。婿竊怪之，灑濯整齊，復登馬，旋復墜地，亟奔去。雍氏自此不敢復言禳法事，少年待女如初，但言：「汝父母本無誼，吾將加以殃禍。不過三年，必使衰替。汝命本不永，然念汝無過，已為禱冥司，延一紀矣。」久之，有道人楊高尚者，法力甚著。雍氏厚儀延請，少年已前知之，響感顧女云：「此卻是真法師，非吾所能抗。將遠引且避之耳，亦緣分有限，知復奈何？」命酌酒話別，徘徊間，楊已至。少年舉足欲竄，楊曰：「吾已設通天網罩汝，豈容越佚。」家人皆見少年立籠中，楊厲色責數之曰：「人神路殊，汝安得故違天律。今盡法治汝，又懼為尊公累。苟為不然，上奏天曹，令汝獲護，人無間獄矣。」少年泣拜謝過。乃與之約，攜手出

而縱之。雍生詢為何神。楊曰：「北陰天王之子也。」自是絕不至。女在家，亦無人敢議親。父母繼亡，獨當釀賣酒。每憶疇昔少年之樂，潸然隕涕。建康南門外□里，有陰山，其上乃北陰天王廟。蓋其神云。

南部將軍女

汝陰男子姓許，少孤。為人白皙，有姿調。好鮮衣良馬，游聘無度。嘗牽黃犬，逐獸荒澗中，倦怠大樹下。樹高百餘尺，大數□圍，高柯旁挺，垂陰連數畝。仰視間，枝懸一五色彩囊，以為誤有遺者。乃取歸，而結不可解。甚愛異之，置巾箱中。向暮，化成一女子，手把名紙直前云：「王女郎令相聞致名。」遂去。有頃，異香滿室，漸聞車馬之聲。許出戶望，見列燭成行，有一少年，乘公馬。從□餘騎在前，直來詣許曰：「小妹竊慕盛德，欲託良媛於君子。」許以其神，不敢苦辭。少年即命左右，灑掃靜室。須臾，女車至，光香滿路。侍女乘馬，數□人皆有美色。持步障，擁女郎下車。延入別室。幃帳茵席畢具。家人大驚，視之，皆見。少年促許沐浴，進新衣，侍女扶入女室。女郎年□六七，豔麗無雙。著青袿襪，珠翠璫錯。下階答拜。共行禮訖，少年乃去。房中施雲母屏風、芙蓉翠帳，以鹿瑞錦幃映四壁。大設珍肴，諸多異果，甘美鮮香，非人間食器，有七子螺、九枝盤、紅螺杯、菓葉碗，皆黃金隱起。錯以玫瑰，金盞貯車師菊酒，芬馨酷烈。座上置連心蠟燭，悉以紫玉為盤，光明如晝。

許素輕薄無簡，又為物色誇炫，意甚悅之。坐定問曰：「鄙夫固陋，蓬室湫隘，不意乃能見顧之深。歡懼交並，未知所措。」女答曰：「大人為中樂南部將軍，不以兒之幽賤，欲使託身君子。躬奉砥礪，幸遇良會，欣願誠深。」又問：「南部將軍，今何也？」曰：「是嵩君別部所治，若古之四鎮將軍也。」酒酣，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，宛頸而歌為許送酒，清聲哀暢，容態蕩越，殆不自持。許不勝其情，遽前擁之。女命撤筵，去燭就帳，恣其歡狎。豐肌弱骨，柔滑如飴。明日，遍召家人，大申婦禮，賜與甚厚。

積三日，前少年又來，曰：「大人感愧良甚，願得相見，使某奉迎。」乃與俱法。至前獵處，無復大樹矣。但見朱門素壁，若今大官府中。左右列兵衛，皆迎拜。少年引入，見府君冠平天幘，絳紗衣，坐高殿上。庭中排戟設纛，許拜謁。將軍為起，揖之，升階。勞慰曰：「少女幼失所恃，幸得託奉高明，感慶無量。然此亦冥期神契，非至情相感，何能及此。」許謝，乃與入內。門宇嚴邃，環廊曲閣，連互相通。中堂高會，酣宴正歡。因命設樂，絲竹繁錯，曲度新奇。歌妓數□人，皆妍冶上色。既罷，乃以金帛厚遺之，並資僕馬，家遂贍給，仍為起大宅於里中。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，許體力精爽，倍於常矣。以此知其審神人也。後時一歸，府君輒饋送甚厚。數□年，有子五人，而姿色無損。後許卒，乃攜子俱去，不知所在。

苦竹郎君

潭州善化縣苦竹村，所事神曰苦竹郎君。里中余生妻唐氏，微有姿。乾道二年，邀鄰婦郊行，至小溪茅店飲酒。店旁則廟也。酒罷，眾婦人皆入觀。唐氏素淫冶，見土偶素衣美容，悅慕之，瞻玩不能已，眾已出，猶戀戀遲留。還家數日，思念不少置。因如廁，望一好少年張青蓋而來，絕類廟中像，逕相就語，即與歸房共寢，久乃去。自是數日一至，家人無知者。遂有娠，過期不產。夫怪之，召巫祝治禳不效。唐氏浸苦腹脹，楚痛不可忍，始自述本末，疾益困，腹裂而死，出黃水數斗。

五郎君（凡五條）

河中市人劉庠，娶鄭氏女，以色稱。庠不能治生，貧悴落魄，唯日從其侶飲酒。鄭饑寒寂寞，日夕恚怨。忽病肌熱，昏冥不知人。後雖少愈，但獨處一室，默坐不語，遇庠輒切齒，折辱，庠鬱鬱無聊，委而遠去。鄭掩關潔身，而常常若與人私語。家眾穴隙潛窺，無所睹。久之，庠歸舍，入房，見金帛錢綺盈室，問所從得。鄭曰：「數月以來，每至更深，必有一少年來，自稱五郎君，與我寢處，諸物皆其所祝。不敢隱也。」庠意雖憤悵，然久困於窮，冀以小康，亦不之責。一日白晝。此客至，值庠在焉，翻戒庠與妻無得共處。庠懼，徙於外館，一聽所為，且鑄金為其像，晨夕瞻事。俄為庠別娶婦。庠無子，禱客求之，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為嗣。元帥嘗募尋索，鄰人胡生之妻因到庠家，見錦繡嬰兒，疑非市井間所育者，具以告帥。捕庠及鄭，械擊訊掠而藉其貲。獄未決，神召會鬼物，辟重門直入獄劫取，凡同時諸囚悉逸去。帥大怒，明日復執庠夫婦，箠楚苛酷。是夜，神又奪以歸，而縱火焚府治，樓觀草場一空，瓦礫磚石如雨而下，救火者無一人能前。帥無可奈何，許敬祀神，不復治兩人罪。五郎君竟據鄭氏焉。

又，萬曆間，有彭城士人某，寓居蘇州封門，嘗因無子禱於寶林宣靈王廟，簽訣中有「一朵金蓮驀地開」之句，不曉所謂，意欲尋訪人家，或有婢名相合者可娶為妾，後為其婦頗妒，不諧茂陵之聘。婦年三□許，人微有姿色。辛亥歲，忽為五郎神所憑，意慮失常，夢恍恍惚常與神遇。神亦時時降於其家，衣錦袍，乘白馬，或挾彈弓，若貴介公子狀，騎從繁多。又或御車飛蓋自簷端下詣密室。一日，士人倚窗肄業，偶見房門扃鑰甚固，有兩女嫗年可□四五，覆發披肩，容姿妍冶，著風雲繡半臂夾侍於門外，訊其名，一嫗答曰金蓮。俄而遂失所在，士人大驚。有頃，神見形如人，出坐堂中，召士人諭之曰：「君婦前生與我伉儷，今冥數又合為妻，可速妝梳，相攜而去。」士人叩懇，舉家哀祈，乃許諾云：「且暫諧匹偶，卻後五年，當來迎矣。」後信宿輒來，每至，則屏張茵褥，珍怪之食，陳設炳煥，皆非人間所有。婦便欠伸呵噓起入帷中，侍者竊聞呶呶歡笑之聲，逾於人間夫婦。既展綢繆，良久方去。士人懼禍，又利其贈遺之隆，竟不敢與婦同寢處矣。其家每日供其飲食，悉是神為致之。神或不至，時有異味相餉，從空中而下，舉家不測所從來也。本戶有官逋五金無辦，縣驕督迫，忽案上鏗然有聲，視之則銀一錠，恰秤得五金有奇，適符其所逋之數，遂輸長洲庫中。婦聞鄰近丁孝廉家歲有人闖之使，常攜鮮荔枝而還，得善藏法，啟甕如新。時方五月。輒向神前索之。神云：「其易耳！少待三日，須遣人覓至也。」如期，婦晨起臨妝，已有一朱紅盒子置妝臺上矣。開視之，果得輕紅□五隻，劈啖，如從樹頭摘下者，盒子蓋猶帶露痕。如是凡所需索，無不立應。家漸豐饒，鄰人貧者聞而豔焉。側近有五龍堂，前一家夫為府書佐，婦亦喜淫，藉此神以肥家，至今數年往來不絕。虞山有衣纓之孫，不斥其名，嘗繪神像於後樓，舉家事之，以禳沒頭冤鬼，後遂海淫，數數見形往來，日費狗血數升，備為厭術，終不能遣。

又，長洲縣隸人顧孝，住醋庫巷。萬曆壬寅年為長郎娶婦，婦自幼與五郎情好，俗謂之服聖。其夜花燭初陳，室中倏起，靈風吹燈滅燭。持兵杖與長郎暗中格鬥，侍衛無數，反闖其扉，父母親戚並莫能入。明日，迎道流過張王府基，忽有兩胡雛，形貌醜怪，逕前謂曰：「君莫往與人間事，顧家新婦實先許配寒門，何故見奪？」言訖不見。須臾，其女在帳中，望見道流至，面赤發怒，向壁而寢，少時暴亡。

又，蘇州倉橋頭釀家沈承傳，生女觀奴，自幼端潔。萬曆戊午年，□九歲矣，忽遇五郎，出金彩為聘，贈遺甚厚。其夜便留歡狎，所欲無弗致者。爾後觀奴閒坐，常有蝴蝶為使，往來帳前。俄頃車騎威儀至矣。其家以此為候。

又，高郵李甲之婦，年未三□而寡，止生一子，乳名毛保，方□五歲。婦有美色，遂為五郎神所據，無計驅遣。數移居以避之，其神蹤跡而來。晝夜現形，恣其褻狎。心有所欲，空中下之。因婦有服，遂致素繒練絹，一切幃茵寢玩之具。送錢動以萬計，他物稱是。一日，婦欲得金步搖，金爵釵，向神索取，神曰：「往見蘇州太守舍中，有家姬所戴首飾頗極華美，往可竊而得也。」三日後，神還，足跛矣。問之，曰：「已得首飾，往堂西小閣子下遇一黑面長鬚人，手持鐵簡擊我，被傷左股，楚甚。後又遇兩金甲神，長數丈，某懼，便投竊物於井中而出，為汝幾喪軀命矣。」毛保方抱《凱風》之恨，適於壁間聞言，欲驗五郎所懼者何神也，遂趁船下蘇州，投入府署，謁一掾史，具述其故。掾史曰：「果有之。」止毛保於家，入白太守。舍中遣人撈井，果得步搖爵釵之屬。推驗黑面長鬚人，乃壁上所帖鐘馗，而兩金甲神，疑即府門所繪神也。太守召毛保，厚賜而還。下令欲毀其廟，左右切諫乃止。毛保遂買大匹紙三幅，從畫工圖寫一鐘馗兩金甲神，雄毅非常，到家揭之於門。五郎見之凜然，遂不敢入，召婦於門外謂曰：「向擊我及我所遇於太守舍中者，正此輩也。卿為兒戲，一何虐耶與。」與婦嗚咽而別。自此杳然。

杭人最信五通神，亦曰五聖，姓氏原委，俱無可考。相傳其神好矮屋，高廣不逾三四尺，而五神共處之，或配以五婦。凡委巷，若空圍及大樹下，多建祀之，而西泠橋尤盛。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，輸運財帛，力能禍福，見形人間，爭相崇奉，至不敢啟齒。談及神號，凜凜乎有搖手觸禁之憂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。《武林聞見錄》載：「宋嘉泰中，大理寺斷一大辟，處決數日矣。

獄吏在家，暮忽有叩門者，出視之，即向所決囚也。驚問曰：『爾為何得至此？』囚曰：『某死已無憾，但有一事相浼。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，近有一他適，見虛其位，某欲充之，因無執憑，求一差檄，如尋常行移，但明言差充某位神，得此為據可矣。』吏不得已，許之；又曰：『煩制花帽袍帶之屬。』出銀一笏曰：『以此相酬。』言訖而去。吏不敢泄其事。乃為書牒一道，及制靴帽袍帶，候中夜焚之。次日，夢有驪從若王者下車，鄭重致謝而退。經數月，邂逅東庫專知官，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，如爭競狀，知庫人不得安息，酒客亦不敢登飲，例課甚虧，無可奈何。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，各大駭異。有識者曰：『此必前所云他適鬼已歸耳。』乃相與增塑一神於內。是日即安妥如初。」觀此，五通非正神明矣。非五通神之不正也，假之者眾也。

廁神

貞元中，吳郡進士李赤者，與趙敏之同游閩，行及衢之信安。去縣三□里，宿於館廳。宵分，忽有一婦人入庭中，赤於睡中蹙起，下階，與之揖讓，良久，即上廳開篋取紙筆，作書與其親云：「某為郭氏所選為婿。」詞旨重疊，封於篋中，復下庭。婦人抽其巾縊之。敏之走出大叫。婦人乃收巾而走。乃視其書，赤如夢中所為。明日又偕行，次建中驛，白晝又失赤。敏之即遽往廁，見赤坐於牀，大怒敏之，曰：「方當禮謝，為爾所驚。」浹日至閩，屬僚有與赤游舊者設燕，飲次，又失赤。敏之疾索於廁，見赤僵僕於地，氣已絕矣。

情史氏曰：脩行家謂想多情少為利根，想少情多為鈍器，豈非以虛景不係，實相難滅乎？雖然，無情焉有想，凡想皆情使也。況實者一化即虛，而虛者不敢，庸詎知不反為實耶！佛之慈悲，仙之設度，神祇之功德濟物，無適非情，又何疑焉？惟至男女之際，則疑矣。何也？以稗官所志，皆非情之正也。夫天地綱緼，氣原無象，牛女邂逅，語復何稽？又況以淫垢之事，貽清淨之穢者乎！黃金鎖子骨，菩薩現女身，而為說法。回道人九九丹成，乃欲與白牡丹角採戰之術，其誣蔑仙釋已甚矣。黃陵二女，訛為舜妃，而李群玉復有辟陽之謔。杜拾遺嫁為伍髭須相公夫人，事之訛謬，何可勝言。益以邪魅淫妖，肆其假託，誰使正之；第以宇宙之廣，何所不有。身非瞽史，言無百舌，吾所以不敢抹其情，而終不敢不存其疑也！